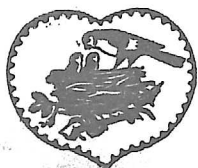


提燈的女人

家編輯部選編



家雜誌社發行

家編輯部選編

提燈的女人

家雜誌社發行

★刊期大兩迎歡衆大★

編主音嘉黃

家

福幸庭家進促
括生女婦全健

編主德音嘉黃

風西

華精詩雜洋西述譯
會社生人美歐紹介

定閱辦法

- (一) 定戶一次預付三個月定費。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
- (三) 郵費，包紮費照加。
- (四)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劃匯，函寄現款倘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

定戶利益

- (一) 每期書費照上海定價八折優待。
- (二) 定戶儘先提早發書。
- (三) 購買本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一律八折優待。
- (四) 委託代辦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可享九折優待。

訂閱處：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西風社
雜誌社

提燈的女人目錄

窒息	陳雅雲(一)
好萊塢駐華代言人	瑪利(六)
北平之音	金火(一三)
在上海做女記者	楊惠(一八)
小兒科病房的教育	沈詩萱(二四)
盟軍市場售貨女郎	左君(二九)
日行千里不出門	秀珍(三六)
我的教書生活	楊惠(四〇)
提燈而來的人	彩霞(四五)
在母親的懷抱裏	孫辟塵(四九)
褪了色的鬥爭史	華公(五二)
流亡小賣	文修(五七)
女公務員到差記	若達(六四)
幼稚園	梅格(六七)
中國知識婦女的兩難	心波(七一)
恨不分身作六人	蕭衍(七九)
雙重責任下的婦女	宣君(八四)

空
息

——我的助產生活

也許天已經大亮了，因為有一道強烈的光芒震開了我的睡眠之門。

『起來，雲！』媽也在叫我了。朦朧中，我意識到她就站在床前；她的聲音響亮而又急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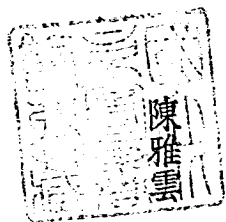
但我還是渴睡得很。夜裏我躺在床上看小說，一直到十二時才捲卷。那書中的故事太感動了我，心裏怪難受的，以致夢裏還不斷地爲主人公悲慘坎坷的遭逢所苦惱着，使我的腦海之中擠滿了一堆堆濃黑的鉛字，而沒有好好的睡過一忽兒。然而——天亮了，媽在叫我了。

『起來，』她重複地叫着。

我沉重地打個呵欠，並不睜開眼睛來。我的眼皮彷彿被什麼粘住了似的，沉甸甸地。頭也昏暈得很。嘴裏有一股因失眠所常常引起的澀味。我嗯了一聲，翻個身又打鼾了。我是渴睡得很。……

媽第三次叫了：『雲，起來！』

我不耐煩地搖搖頭，仍舊不會把眼睛睜開，只有氣無力地喃喃着：『讓我再睡一會兒吧，媽。』片刻的沉寂。但媽終又叫了：



『起來，雲，』她說，『人家在門外等你哩！』

『人家在等着？』我記得今天並沒有什麼約會。但我的眼睛爲這迷惑刺開了。媽，不錯，正站在床前；只是天還沒有亮；那刺目的光芒，只是發自她手中的煤油燈的亮光。

『還早呢，媽，』那個客人也太不知趣了，『誰這個時候來找我呀？』

我伸了個懶腰，剛舉起來的頭部又垂落到枕上去。我發覺我渾身毫無氣力。我太需要再睡一會兒。我是累透了。……

『不是客人，』這是媽的回答，『是要你去接生的——』

『接生！』這兩個字比燈光還強烈地刺激了我的神經。掀開棉被，我一跳跳下床來。

『誰？什麼地方？』我問，邊穿衣服。料峭的春寒使我打了一個冷戰。

『你——還是再睡一會兒吧，』媽倒猶豫起來了，『這麼黑，這麼冷的天氣！』她愛撫地看着我『再睡去吧。』

我正想答話，門外一個老女人的聲音響過來：

『請快點！她已經昏迷過兩次了——』

不顧母親的猶豫，也不及披上外套，我收拾了藥箱，開門出去。

『阿彌陀佛！』那個當門而立的老女人放下一付重擔似地吁了口氣。『從這邊走，』說着，就迫不及待似地舉起手中的燈籠，顛巍巍地走在我前頭。

時候還早得很。村間的小路是一片黑，大兒們也都還沉沉入睡着，整個大地上只響着我倆的脚步聲。我突然害怕起來。那老女人蹣跚而龐大的背影，就像『原野』中那個撐鐵拐杖在森林中淒厲地呼喊蹣跚着的瞎眼婆婆。一隻貓頭鷹在什麼地方鬼哭似地嗥叫着。天氣又冷。疲倦重新壓上肩背來。我幾乎連舉步的力氣也沒有了……『快——』我想開口問老女人，一陣刮地而來的風却把我壅塞得連打咳嗽，一句話也說不出。

『快到了。』

她猜着了我的意思，用手指着約莫半里遠近的一排村莊；那中間，有一盞燈光在搖曳不定的閃爍着，把四週照映得更寒冷了。『彷彿風中燭，……』這樣的詩句馬上浮到我的腦際；想着兩個處於千鈞一髮中的微弱的生命，我放開了脚步。顯然的，那在黑夜中洞開的門，正象徵着不可抗的危險已打進了那不幸的家屋……

『到了！』

這聲音，在我跨進門檻的一剎那，同時間由幾張嘴巴叫了出來。倚門懸望的兩個婦人，如釋重負地放下了手裏的燈，迎我到產婦房裏去。

這是如此湊隘的一個小房子，幾乎整個的為床舖所塞滿了；三四個女人擠在空隙的地方，正不知所措的忙着些什麼；看見我來了，都閃開身子，把背部貼到牆上去。這樣，好容易才為我留下一個立足之地。我討了開水，洗過手，馬上為那被痛苦壓縮得變成一隻襪子似的產婦進行檢查。

我大大的吃了一驚，當我明白這個婦人正面臨着「橫產」的難關的時候。無論如何，那是非常危險的，對於母體和胎兒雙方。先露的手足，固然予母體以流血過多的威脅，就是胎兒本身，也往往因此被停止了呼吸。在這種情況之下，兩全幾乎是不可能的。兩個生命已經交在我的手裏，等待着判決——或許是讓那備嘗痛苦的永除痛苦，或許是讓那從痛苦中出來的接受痛苦。但我寧可盡我的力量；雖然痛苦，生命却更可愛。

產婦又一度劇烈地抽搐起來。她呻吟着，痙攣着，黃豆大的汗珠跟淚水浸透了那萎縮得碟般大的臉孔，眼珠突出，牙根緊閉，簡直是鬼怪般的可怕了。每喘一口氣，就緊接着一陣刺痛。那些倚牆而立的女人，噤不作聲，只頻頻牽着衣袖揩拭着她們的腫紅的眼睛。死神的陰影，一隻大布袋似地罩住了整個房子……風在屋頂跳擲着，桌上的燈光顫抖着，——熄滅。沒有誰說話，在無比的黑暗中，我只聽見一陣緊似一陣的心跳，大家都窒息得快要暈倒了。

當一枝火柴被劃着時，希望又回到我的心中。我決定來冒一次險。沒有助手，施行全身麻醉是不可能的。我為產婦注射了一針強心針，然後進行局部麻醉的手術。之後，我以全部的力氣把胎兒的身體在母體之內緩緩地轉側。於是，它的另一隻腳露了出來。……情況是好轉了，但這仍然是一個危險的「逆產」，而且，耽擱了這麼久，胎兒說不定及與世見面便在母體之內呼出最後的一口氣了。一切只有委諸天命。

感謝上帝！胎兒終於平安落地，產婦，雖然是飽受痛苦，難關却也已經穩渡。好一個可愛的孩子

！胖胖的，白皙的，就像一隻養得很好的兔子。也許是在母體中受束縛太久了的緣故吧，當這嬰兒一有了力氣，便手舞足蹈起來，活潑潑地。也許這也是由於生的喜悅的鼓舞，這嬰兒的啼聲是那樣響亮，我想，那可能又是對於命運的第一聲抗議。無論如何，那仍是可喜的，生命的細絲並沒有斷，可怕的事情終於不會來臨。

當我把嬰兒收拾乾淨之後，那些婦人才大夢初醒地揉着兩眼，圍了攏來。這時我也才發覺房門口有幾個男人在探望着，其中有一個並且已是白髮蒼蒼了。『很好，』大家都同聲讚美着，『真可愛！』簡陋的房子裏流溢着喜悅和光輝。

我把嬰兒交給那母親。那疲憊已極了的婦人，以一個最甜蜜的微笑迎接她的痛苦和幸福結晶物。我想她絕不會怨恨她會為她的嬰兒而付與了多大的代價。她舉起了另一隻手——那不知道是由於過份的喜悅或迫切的期望，或是由於無比的恐懼，而猛烈地顫抖着——掀開嬰兒的衣服，露出了它光滑的腿部。

幾乎是同一時間，一個極長的太息從每個嘴中湧出。屋子裏馬上變得格外黑暗起來，而且沉悶得簡直使人受不住。嬰兒從母親手中跌到床上，呱呱大哭了，而產婦，——她的頭直垂到床沿去，一動也不動的，一如那割開了頸子的鷄。先前那個引我來的老女人，用無比失望而懊喪的聲調喃喃着：『女的——』

我頭也不回地從那恐怖的屋子裏直衝出來，就彷彿有誰在後面追趕着我似地。連跑帶跳着，一口氣也喘不出，眼淚却如泉湧，——爲什麼呢？我說不出。天還沒有亮。

好萊塢駐華代言人

瑪利

——我做譯意風播音員

滿院的燈光漸漸地暗了。銀幕上獅子頭的吼聲，把院裏嘈雜的聲浪都壓了下去。一連串的英文字，引開了一個生龍活虎的故事。於是我套上耳機，眼望着銀幕，用疾徐合度的調子，開始播音：『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米蓋羅納，婁第迦綸主演……！』

『譯意風』！這個新奇的頑意兒，算來還不過發明了七八年，而且在太平洋上打得昏天黑地的時候，被軟禁了四年，沒有一絲可供它一顯身手的機會。現在居然也隨着勝利的來臨，而大受影院老闆和觀衆們的青睞，成爲溝通中美藝術和語言的一件利器。

記得不止一次了，有許多不懂英文或程度較淺的親友們，在看了一張外國電影以後，對我說：『故事很好，表情也不壞，可是聽不懂他們說的話，彷彿一個不識字的人，看連環圖畫的說明，總覺得有些痛快！』

與他們有同感的人是在在皆是的。因爲在教育不很發達的我國，能從頭到底聽懂一張英語片的人究竟還是很少。然而好萊塢的影片霸持了每一家大電影院，去找尋正當娛樂的人們，便微微感到有些

遺憾了。「譯意風」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應運而生。

由電話 (Telephone)，耳機 (Earphone)，推想到中國風 (Sino-phone)，再變了一變，「譯意風」便正式成了它與社會人士見面的名字。它的原理與式樣，是和礦石無線電收音機一樣的。每一排椅子上裝着一隻小小的方匣子，裏面有電線連接發音機。當你把它一張「譯意風券」交給裝插員時，他就授給你一付可以戴在頭上的聽筒，同時把聽筒上的電線的末段，插在小方匣子的底下。等「意譯風小姐」開始翻譯時，你耳中聽見的，便不是片中使你煩躁的英文，而是她們清脆的國語了。發明「譯意風」的工程師，還有一樁巧妙的安排：遇到那般喜歡「研究科學」的聽衆，想把它帶回去仔細「研究」的時候，他們不免要大大的失望了。因為除了裝插員之外，「譯意風」的聽筒一經裝好，旁人

是無法把它取下來的！

「譯意風」於民國二十八年在上海誕生，首先裝置的是亞洲影院公司經營的大光明和南京兩家戲院。次年冬，遠東影院公司屬下的大華，也繼起採用。勝利以後，西片源源而來，新光首先裝置。以後幾家首輪戲院也都陸續裝置了。

當大光明戲院首先招請「譯意風」播音員的時候，我就躍躍欲試，覺得自己很符合院方所徵求的標準：第一，英文基礎優良，對於片中的對白能澈底瞭解；第二，國語流利，任何人都聽得懂我的翻譯；第三，有低沉悅耳的聲音——清晰，有力，但是無傷於觀衆的聽覺。可惜那時代還在大學唸書，學業與事業不能兼顧，因此也沒敢去試。

然而，我對於『譯意風』始終具有極大的興趣。因為我是一個十足的影迷和話劇迷。除了看電影之外，我老是想登台演話劇。可是環境不允許我『下海』，業餘劇團的排演和學校裏那種原始式的表演總是不夠勁兒。於是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另找一條出路。剛巧『譯意風』是熔電影，話劇，演講於一爐，集藝術之大成，極聲色之能事，在『譯意風』中，我儘量的沉浸在每一個角色中。我不單是翻譯對白的意思，而且間接的用戲劇的口吻，使每一句話都說得如劇中人一樣的生動有力。聽衆雖聽不到劇中人聲音，但是我擔任了他們中間的媒介。凡是劇中人的喜、怒、哀、樂，我都傳達給聽衆，避免聽衆眼睛注視着一幕幕緊張精彩的好戲，而耳中聽到的是毫不相稱的，平淡的，背書式的獨白。我使聽衆滿意，同時自己也過足了戲癮。而且做了『譯意風小姐』不是可以看白戲的嗎？

有志者事竟成。我做『譯意風小姐』已經有整整的一年了。回想起第一次考試時的情形，至今還要不寒而慄。我暗中私自慶幸自己的幸運。一方面深切覺得萬事不可看得太輕。『譯意風』雖屬小道，可也並不像我想像中那麼簡單。那天我翻譯的影片是『隱身魔王』，對白既不多，意義也並不深奧。起先以爲自己聽英語片素來不感困難，一定容易對付，所以一點也不着急。誰知開映以後，一下子就弄得手忙腳亂，不知所云。因為我這兒一句沒翻好，他那兒第二句都講完了。這種情形簡直跟龜兔賽跑一般，鬧得我氣也喘不過來。耳朵早急聾了，說話也打哆嗦，不時的『吃螺絲』。好容易才醒悟一句對白不能等他講完，我就得翻，那才不會脫落。等到劇終散場，好像做了一場惡夢，自認爲是太大的失敗，決無錄取之望。不料事有意外，那位監考的經理還會給我一個機會，叫我過幾天再去講一

次。這時，我積上次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聚精會神，眼，耳，口同時工作，絲毫不意不得。吃一次虧，學一次乖，成績果然進步。這樣，「譯意風小姐」的生涯由幻想，夢寐，候補而終成「實授」了。

現在我的工作較諸其他的職業婦女輕鬆得多，每天只有二小時的「埋頭苦幹」——一場電影。時間採每星期輪流制，二時半，五時半，九時一刻的都要擔任。如有要事，可與值班小姐商議，互相對掉。有的戲院每星期還有一天休息。我的主要任務就是把片中的對白譯成中文，如果有冗長的過程，或是沒有對白的「蒙太奇」鏡頭等，也要加以說明。在翻譯時最主要的是集中注意力。假如心裏有事而思想不專，那譯起來準會「吃螺絲」。做「譯意風小姐」必須思想敏捷，口齒伶俐，具有「急口令」的才能。因為聽到一句對白時，立刻就譯成國語。不容許有轉念頭的機會。這對於有些人是感到困難的。

在一部影片正式放映以前，譯意風小姐先看一次試片。看試片等於是學生聽教授講學，必須留心地把每句對白都聽清楚。因為當天下午你就得把所聽到的一字不漏的講出來。大部份的影片公司有劇本交來，我們可以預先看一遍，聽不出的對白也就可以知道了。但有時沒有劇本，那就全憑聽覺和自己的英文程度了。

我的「辦公室」就在場子背後的一間斗室中，頗有冬涼夏暖的好處，一張高桌子上放着擴音機，一把特別高的靠背椅子和觀眾一樣的面對着銀幕，此外還有發音機和唱機，在夏天還有一架幫助製造

「熱氣」的電扇。四壁蕭然，別無長物。未映之前，尚有一橙如豆，開映時就成了「漆黑一團」。旁人若來參觀，祇見我坐在椅上，眼睛從壁上的小窗洞中注視着銀幕，頭上套着耳機——連接發音機——是「英語風」(Anglophone)——口中唸唸有詞，一定要覺得莫明其妙。

我平時最愛看文藝片，現在也最愛譯文藝片，片中的對白兼美麗，有力，俏皮，幽默尖刻，潑刺而有之。句句突出，都可以顯出每個角兒的身份和特性。我在翻譯的時候，往往要忘了自己是在做機械式的翻譯工作，以為是真的在演戲。最使我覺得乏味的，便是以「打擊殺擄」來號召的武俠片。那種「開打九十六，從地上打到天上」的場面，對於本性溫柔的女子，是得不着好感的。我在譯的時候，也不起勁。而且那般「強盜」的口氣，一股子勁的粗暴，兇惡，可真不容易聽。但是有其弊必有其利，開打多，對白便少，大部份的時間我都在休息，樂得喝一口水潤潤嗓子，由他們去打罷！隔岸觀火，真是「看人相打不吃力」！

好萊塢的男女影星中，女的最喜歡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男的要推已故的李思廉·霍華(Leslie Howard)。他們不但演技卓絕，發音也清楚。對於我的工作是有極有利的。此外，考爾門(Ronald Colman)和專演配角的「硬裏子」貝錫爾·萊絲朋(Basil Rathbone)，也是以發音清晰著稱的，咬字準，口齒清，音浪也好，聽起來可以毫釐不爽。

在四年大戰之中，好萊塢出產的影片完全趨向迎合觀眾心理的一條路，大攝其五彩歌舞片，武俠片，神怪片和含有宣傳作用的戰事片。因為戰時生活枯燥，人民需要刺激和快樂，便向着虛無飄渺的

事蹟中去尋求精神上的安慰或寄托。上海觀眾水準低，所歡迎的也是這一類片子。以賣座論，五彩歌舞片最賣錢，大眾歡迎，老幼咸宜。武俠和戰爭片以職業男子，中學生，和十四五歲的男孩子最愛看。小孩們則一致擁護神怪片。至於文藝片和教育倫理片，祇有少數智識程度高的觀眾喜愛它。

『譯意風』的營業和戲院的地點及放映的片子都有關係。中區的戲院租用者較多，西區就比較少了。同時，偵探片，宣傳戰爭片，愛情片和文藝片等觀眾最需要『譯意風』。武俠片，神怪片，和歌舞片人人能懂，就不大要它了。根據我的觀察，觀眾大多對『譯意風』具有好感，因為它使他們澈底的明白片中的對白和情形，不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但是也有人覺得『譯意風』的對白譯得太快，大有顧此失彼，無心看戲的遺憾。這一點倒是我們『譯意風』小姐應該注意改善的。我們總要做到緩慢而不急促的地步，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

一年的『譯意風』生涯，非但不使我感到厭倦，反而增加我對『譯意風』的愛好和興趣。『譯意風』的前途是遠大的光明的。它不單是擔任了中外語言的橋樑，填沒了語言隔閡的鴻溝，而且還是發揚電影藝術和輔助教育的工具。觀眾聽了『譯意風』，才會領略對白的真意味。而電影中有許多穿插的文字或演講等，通過了『譯意風』，就可使不懂英文的觀眾，瞭然全劇的劇旨。聽一場『譯意風』等於上一課英文會話。同一影片，若用『譯意風』聽一次，再不用『譯意風』聽一次，一定可以幫助你增強英文的理解力，漸漸的英文就能進步了。

『譯意風』現在已推廣到了京滬線上的蘇州和無錫，滬杭線上的杭州。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普及到

有西片放映的各地。同時在政治上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聯合國大會開會時，和紐綸堡及東京的國際法庭上，都有了這種裝置（有中、英、法、蘇，和西班牙五種語言同時翻譯），可見其重要性已是世界化了。但是我最希望的，是有一天中國的電影達到好萊塢的水準，那麼在爭取國外市場時，『譯意風』也可隨着出國——不過當然變成了『英語風』——我們這批『譯意風先進』，也就有機會去充當一下『中國駐好萊塢的代言人』了！

北平之音

金火

——女播音員生活

『X R R A，北平廣播電台，……』讀者們，你們會從收音機裏聽到這聲音麼？我就是每天在喊着這呼號的播音員之一。雖然我們都沒見過面，但是在精神方面，也許已經是很久的朋友了。

我相信有許多青年朋友在憧憬着這種職業。本來在外界的人，覺得我們這工作是多麼清閒而寫意的啊！我在進電台以前，也是有這種感覺的。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實現了播音的夢。當我第一次坐到麥克風的近邊報出『X R R A……』的時候，我的聲音是在欣喜與恐懼情緒的交織下顫抖着的。

將近兩年的經驗告訴我，播音工作不是像過去所想像的那麼簡單，那麼容易。假如你能從收音機分別出那一個播音員聲音熟練，流利動聽，那一個播音員播的生硬，無表情，那就是告訴你播音工作裏是需要長時間的練習和修養，才能勝任愉快的。我們做長久以後，雖然也和一般人對他自己的職務看法相同，可是我倒沒有厭倦這工作。我的同伴說：『播音員如果對播音工作失去了興趣，立刻就失去了他的聽眾。』這句話做了我們的座右銘。

北平電台分四個廣播，第一廣播是短波，向遠方播送；第二廣播規模比較大，偏重文化，教育的節目；三、四兩個廣播是廣告台，爲了營利而設置的，所以節目完全是演藝，趣味比較低級。每個廣播一天由三個人來擔任，分早，中，晚，三班。早班是要在播音開始前半個鐘頭到台的。我們的播音向來是在一般人早夢未醒的時候開始。所以夏天的早班最舒服，天亮得早，空氣清新，我騎了飛快的車子，五里地的路，只消二十分鐘就到了。但是最怕的就是才一醒來就聽到『嘩嘩』大雨的響聲，車不能騎，路上又常常遇不到人力車，十有八九要在雨裏徒步跋涉來台。一路上受盡上淋下滴的罪不算，心裏還要爲怕遲到而打鼓，這一點沒有普通公務員自由。遇到大風雨天，遲到十分二十分甚至半點鐘，在別人是沒有多大妨礙的。冬天的早班，每天我是需要披星戴月趕路的。遇到雪天，和夏天下雨有着同樣的痛苦。夜班也是夏天較好，冬天到晚間十二點以後，路上是多麼冷寂啊！聽到的只有風把電線吹得『日又，日又』的叫。慘淡的路燈下，伴着我的只有自己瑟縮的影子。冬天只有做中班最好，夏天的中班，常是使人懶懶思睡的。

假如說一般人的時光是一天天送掉的，我們的時間就是一秒一秒從手邊溜走的。在播音的時候，手裏總握着這隻板着面孔，絲毫不放鬆，專管時間的傢伙——錶。它每天一秒一秒的咀嚼着我的時光；想來多麼可怕！終久有一天，我的時光會被它嚼盡的。錶的針支配着我們的上班和下班，也支配着各項節目的變換。隨着它的指示，我們一會兒在預告節目，一會兒在報告新聞。這時放着西樂，那時又播着歌曲。名流被邀請來講演，專家被邀請來擔任教導節目。另外還有一幫整天真的孩子們來播送

唱歌和故事，一些雜曲藝人來演播各種不同的娛樂項目。

播音室裏的燈永遠瞪了眼在監視着我們工作，它是室內唯一光明的來源。窗子裏面掛着厚絨的窗簾，不到播音停止的時候，是不能開放的。連續在室內工作一兩小時以後，就不知不覺在呼吸着不潔淨的空氣了。但是，走出去在庭院裏兜個圈子回來，却越覺得室內的空氣難聞得使人窒息。播音室的四面都是絨布包裝的牆壁，外面的聲音絲毫不能侵入，進到裏面工作，像是暫時隔離了外面整個的世界。是去年夏天，一個炎熱的中午，我是被太陽晒得汗濕了衣服進播音室的，等到節目播到一個段落，我悄悄地走出來，預備呼吸一點輕鬆的空氣的時候，意外的發現庭院裏的雨水已經沒腳——一個鐘頭的傾盆大雨，雷電交作，在播音室裏是聽不到一點聲音的。

在我們的工作圈裏，一共有十幾個人，我們都是才從孩子羣裏走出來，還沒進到大人堆裏去的。我們像正在這邊界上徘徊，所以我們還帶着孩子們的熱情，赤誠坦白的營着團體生活，大家的事大家做。在這裏，找不到官場的習氣，也沒有勾心鬥角的事情。偶然遇到兩個人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也許各自紅着臉爭執一番，經過了辯論，再經過了大家的評判，得到最後的結論就完，大家還都是好朋友，好伙伴。除掉分內的工作——播音以外，我們還要看新聞，找材料，寫稿子，編節目，參考書籍！——所以我們每天的工作，都是十分緊張的。我們都愛着這工作和這團體，生怕失掉特有的樂園，但時光對誰也不偏愛，它把我們的年紀一點點的加着，加着，現在十幾個人裏已經有一半在為小家庭的擔負愁苦着了。

我們的工作，使我們直接的接受了各項知識的薰陶。說來慚愧，在入電台以前，我一向是不太關心報紙上第一版的消息的。擔任播音以後，爲了報告新聞的緣故，才漸漸注意到政治，軍事，以及國內外大勢。還有因爲時常聆到專家和名流的學術講演及教授，逐漸啓發了我對科學，文學，哲學，宗教……各方面的研究興趣，增進了我對音樂，繪畫，……各方面的欣賞能力。另外像情緒鎮定，守時刻，有耐心，……等習慣，也都是擔任播音工作以後養成的。

除去知識的灌輸，品格的鍛鍊以外，我們的工作，還使我們接觸到各階層的人，『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常常是被我們當笑話說的。真的，在這裏叫我得到了這麼多的人生經驗——那是在學校裏再也學不來的。不到兩年的工夫，給子我的成績勝過十幾年在學校的讀書，它給了我多麼神妙的辨別能力啊！當我在街上隨便看到一個人，從那舉止動作和儀態上，我的腦神經會立刻把他擲入某一類型的界限裏面去，那絕不是單憑衣飾所能掩蔽的。

假使我不來電台擔任這項工作，我會永遠不知道還有這一些雜曲藝人活在中國各都市的角落裏。雖然中間也有一部分人比較有知識，但是就一般來說，他（她）們是多麼庸俗的人啊！每天從她們口裏唱出深淺不同的詞句，但是竟有一大半人連字也不識；每天從她們口裏唱出悠揚婉轉的腔調，却連國歌都不知是什麼。她們之間，有的做得討人厭，有的却又俗得可憐。傲的程度是與賺錢的多少成正比的，裹在華麗的衣服裏面的，是個俗不可耐的竊賊，她們是藝人，但她們却絲毫不懂得藝術——這是人生的矛盾。她們的豪富，正反映出中國畸形的社會。

最初，她們看不起我們。在她們的眼裏，我們是多麼的寒酸啊！時間長了，彼此多少了解了一點，於是有人向我訴說她的衷曲了：

『二十多歲了，唱到幾時是了呢？』

『我要是不唱，除非是給我媽買下房子置下地，可是這年頭兒光靠房子地得多少才够吃飯啊？』

『藝人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女的更是不用提，……』

聽到這些呻吟，給我許多莫名的悵惘，把我的心一下拖得沉重起來。這些哀怨使我重新認識了『人生』的另一面。在我孩子般樂觀的心板上，深深的刻劃了一個大的『？』——這是我的職業對我另一方面的賜予。

在上海做女記者

楊 惠

——我的記者生活

不懂爲什麼許多人對女記者都是另眼看待，覺得她們是屬於一種特殊的『型』，甚至還有些小報文人專以女記者爲譏誚的對象，對此我只有一個解釋：過去中國人一向以爲新聞記者只是男人的玩意兒，女人不配也不會做，如今，上海女記者活躍，就感到了新奇——好奇心促使大眾對她們行動的注意。

一半也許就是這所謂『好奇心』在作祟，叫我擔任起記者的職務。從前只聽得人家說起記者是無冕帝王。一枝春秋筆，一副開足了發條的腦子，兩條幾匹馬力的腿，一張善辯的嘴，一雙具有磁性的耳朵，寶貴的經歷，豐富的常識……都是做『記者』的必備條件。要在人間紀事立言的舞台上，覓一個發光的地位，真不是件容易事。所以，在我還沒有答應下這個名義前，就懷着一顆恐懼和自卑的心，盤算着這大胆的嘗試會不會失敗？

不知道別位女記者是不是也和我有一樣的心理？無論怎樣，現在，在上海，雖沒有準確的統計，據我所知道，各報各通訊社中國女記者的數目就在一打左右。滬市全體中國記者的人數也沒發表過，

我猜想女的佔四分之一強，這成分不算小了吧，中文報，英文報，法文報，通訊社都有。我們的工作也包括了採訪的每一方面，足跡走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過一種行動與思想都緊張的生活。

在起初，我們感到最困難的一件事，就是要訓練一種獨立，自動，領導的習慣。這個社會裏生長的女子，在各方面多半必須保守，行爲也都是被動的。男人不先向你脫帽，你就不能去同他說話。最苦的還是跳舞會裏，不等人請，就是最好的音樂也只能錯過；假如你最不喜歡的討厭鬼老纏着你請你跳舞，你也只有答應，到你真的累了倦了，也不能自動的休息。此外，求婚的事當然不必說。世界上那一件事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的隨便？可是你一旦當了新聞記者，就得忘記自己是女性。例如你必須去找不認識的人談話，問上一連串的問題：你會去到各種做夢也想不到會去的地方，像審判罪犯的法庭，大人物的鷄尾酒會，白俄妓女的艷窟，川沙鄉間的茅屋，主席私邸的門前……等等；你的態度和善自若，你須小心注意別人的顏色和心境，在『不使人討厭』的空氣下索取你需要的材料；初出茅廬的記者大半都嫌臉皮嫩，但經驗和時光會把它磨得『老練』；換句話說，做新聞記者恐怕是訓練怎樣對付人的最好的方法。記得我們一位同學在學校時是出名的幽媚淑靜，孜孜於書本，不愛說話，不愛實際的向內性的學者。想不到出了學校她踏進了新聞界，先在資料室做了半年翻譯員，調任外勤記者。如今，我看見她是和以前完全判若兩人：她充滿了朝氣和生命，談話時口若懸河，誰看見她都覺得高興和她相處，不會寂寞不會乏味，她就這樣成了一位討人歡喜，圓滑，活潑的人物。

誰都知道記者的生活萬分緊張，但究竟對於他們，時間的重要性達於什麼程度？外勤當然是要『

『跑』，新聞要你『跑』得來。『跑』還必須比人家快，不會就不希奇；說到跑，或許就要有人說女子的體力及不到男子，你沒看見世界運動大會的短跑記錄嗎？就在無論那一國內吧，女子記錄總比男子要多上那麼幾秒，可是讓我提醒你吧，新聞記者的『跑』絕對不只是靠兩條腿，尤其在上海這個十里洋場交通極不方便的畸形『大』的都市，沒有好的交通工具是沒有辦法搶好消息的。記得嗎？蔣主席在上海的那幾天，新聞記者清早就應集買爾業愛路九號門前，主席的汽車一出大門，記者就緊跟不捨，你想，報館怎麼能沒有汽車？飛毛腿也比不上別克的新車呀。有些記者自己沒車，就靠了交情關係，搭別人的車同趕。一位法文報的女記者，因為『出無車』，她沒法常出去採訪，很遠的地方就不能去，最近她又答應了一家通訊社的聘請，據她自己告訴我，最大的引誘是可以有一輛車。有了消息第二件緊張事就是『寫』，我們常常要在半小時內趕完一篇特寫稿或是幾分鐘內把新聞發出去。有人在神經極度緊張下寫不出好文章，就苦了。我個人對於『急就章』最有經驗，因為生成『不逼不做』的懶性子。而且大部份的時間還須花在別的工作上。曾經有過多少次十二時從『記者招待會』出來，到飯館裏吃飯，下午二時有課，路途自東至西又須一小時，在老正興放滿了小菜碗桌子的一隻角上，寫完二三千字的稿子；還有幾次臨時要交一篇『特寫』，又是沒時間，在到學校路途中的黃包車上和電車上急急的寫，顯得厲害，字體歪斜得可笑，雖勉強看得出，却苦了校對先生。下次他們提出抗議時，我只好一聲不響。

但在寫作的一方面，我覺得男記者和女記者根本沒有分別。你能在報紙上分得出那一篇是出於小

姐塗着蔻丹的手嗎？過去有許多人愛批評女記者和女作家的臉長得怎樣，我們就覺得他們幼稚可笑，你既愛讀她的作品，就應該批評她的文章『美』還是『醜』，和臉有什麼關係呢？上海有好多女記者寫得流利可愛的新聞文藝作品，每兩三天都可以在各家中英文報紙上看到。常聽人家說，一個優秀的記者應當是一個政治家同時也是一個文學家。我雖只做了兩個月的記者，和幾個『同行』談起，都深深的感覺到一個成功的記者應當不但有文學的修養，而且要有淵博的知識，或至少各方面豐富的常識，才能觀察和分析這複雜錯綜的現實，才能善於尋找適當的材料而寫出深刻動人的作品。我自己就覺得在各方面都欠缺得很，越寫得多，越看得多，就越覺得不夠。法國的記者塔布衣夫人，她是有着專門知識的記者，美國的記者漢明威，是有極高的文學修養的記者——像他們，才是理想的記者。所以，給上海這麼多『同業』，我只有這一句話（常對自己說的話，可惜自己做不到，希望別人可以做到），『一個不斷努力的記者，應當工作與學業並重，應該不僅在外面跑，而且也要靜下來多讀一些書，多做一些研究工作。』

人家都羨慕記者可以有機會見到許多名人，是的，宴會，酒會，茶會，沒有請帖我們都可以去。但是說老實話，我就最不受去參加要人的集會，原因很簡單，還是自卑心理。我是『不速之客』，主人不認識你，介紹後你給別人的印象當然是『鑽消息的新聞記者』，於是乎，別人都避免和你作長談，怕偶然不小心露出了一點不應該發表的秘聞。就算沒那麼嚴重，和記者所說的每一句話明天都會有在報上發現的可能。我知道有很多人『怕』新聞記者，『討厭』記者，也『看不起』記者，這種態度

叫我從小就對『記者』兩個字不發生什麼興趣，想不到幾年以後自己竟會加上了這個銜頭，而且覺得它還不『討厭』。可是就在現在，我承認這種不喜歡記者的『大亨』還多得很，他們在一起就感到不舒服，非常看輕自己，越看輕就越做不好，就越給別人不好的印象。『記者招待會』當然好得多，專門以記者為中心，但有時我們會嫌它太呆板，太公式化，像每週定期的招待會，問題須於前一天交進去，會中就是依次回答，叫我們不得不想書面的答覆要比叫這許多人趕到一個地方來得便利又爽快。但難得可貴的機會却是每個新聞記者都不肯放棄的，像蔣主席夫婦這次來上海招待新聞界，誰都想去，結果當然小記者搶不過社長或指導員或總編輯之類的大頭腦。此外，也有的招待會非常成功，如最近陳納德飛將軍請我們喝茶，座間他告訴我們許多他這次到中國內地各城的見聞和感想，也高興回答我們多式多樣的問題。他一點不搭架子，我們也就絲毫不受拘束，在真誠的空氣中達到了『無所不談』的願望，他完全以朋友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叫小記者們不害怕，也不會有自卑的心理。

有人說女記者比男記者有些地方佔便宜，例如出入美軍官的記會招待會，他們不會索取派司，你找他們談話，人家對你總特別客氣，伺候得很週到。還有，這幾天似乎特別叫人眼熱女記者的一點，就是蔣夫人忙裏抽出了半小時比黃金珍貴萬倍的時間，專門接見了三位女記者，這確是『三生有幸』。我雖然自己未能參加，但聽她們說怎樣在蔣夫人身傍欣賞他的丰姿，她衣服旁邊的長拉鍊也被她們看得清清楚楚，蔣夫人怎樣先問她們各人的姓名，出身，叫她們『孩子』，親暱的和她們談各種問題，從政治一直講到哲學和人生，就够『令人神往』的了。這件事雖屬例外，但我們當然不能不承認也

是蔣夫人對女記者特別表示好感。

蒐集了大家的意見，我們的結論是最喜歡到教育界採訪消息。和教員學生混在一起最舒服，因為學生看重記者，記者敬重學生，他們之間沒有鴻溝，打成一片。就看二月二十三日蘇聯紅軍節那天俄領事館的鷄尾酒會吧，應該到會裏去採訪消息的記者，都被門外二千餘在雨中請願遊行示威的學生所感動了，我們跟着他們喊口號，唱歌，雨水和淚水流成一片……。

茄利銀說：『記者是與與的耳目，他把社會的意見表達出來。他應當有很大的權威。對於他，任何錯誤，都是不能原諒的。』又說：『通訊員應當搜集有趣的事實，寶貴的思想，意見和提議，像蜜蜂採蜜一樣，然後自己再來加以整理，這就是全部工作的要點。如果能把所搜集到的東西，都整理一下，那是一個很大的工作。不要企圖發明那些天才的東西。我們是普通的人，我們不是天才者，應當把自己看成普通的工作者。』對於社會，我也只有一個要求，把我們看做普通的工作者吧。

小兒科病房的教育

沈詩萱

我的護士生活

走出了四樓東面的電梯，十四號門口已站着一羣小病人，穿着不合身的白色睡衣褲，蓬鬆着頭髮。聽見電梯的響聲，他們飛奔過來，有的簡直想跳上你的身子，筆挺的圍裙上，就打上了一個綉印。在我的身上，祇要可以牽拉的地方，手臂啦，裙邊啦，都被佔領了，於是一連串的走進病房去。霎時間十四號充滿了早安的呼聲，幾個不能下床的孩子，聲音特別響，以補他們不能奔跑之苦。他們一則表示歡迎，同時亦藉此戲耍他們的嗓子。我一一的答覆他們，有時須說一次，兩次，甚至於三次。於是要跑到幾個斯文的小姑娘的床前，小聲的說，『×妹妹早。』『吃過早飯啦？』她們也輕輕的非常簡單的回答你，『早。』『是。』可是總陪着一個甜蜜的表情。她們雖不像男孩子那麼熱烈的招呼你，你却不能忽略她們。譬如吧，有一天早晨，魏妹妹嘟起了小嘴，不愛理人，爲的是在匆忙中，我越過了她的床位，沒有向她道早安。誰說不是女孩兒心眼多，難對付。

每一格床位白的幕幃拉上了。他們在裏面等着洗澡。能洗盆澡的大孩子，自己拿了應用物、肥皂、毛巾等等，跟着管他的『先生』到澡間去。在限定的兩小時內，洗完澡，鋪好了床。拉開幕幃，兩

排整齊的小白床，躺著或是坐著一個整潔又新鮮的孩子。

醫生來查病房了。除掉兒科的醫生，還有外科，眼科，或是耳鼻喉等科的醫生們分班而來。自然的引起一陣嘈雜，有的哭，有的叫。很多的醫生，總要先與孩子們玩個够才開始工作。有的孩子，爲要想得到注意，玩出種種的把戲，讓你不得不看他，也不得不笑，甚至使有的實習醫生無心聽講。需要治療的孩子，除非病得很重，或是年齡太小，在事先總是好好的向他解釋。有痛苦的如注射，換藥等，我們都誠實地告訴他。譬如說，『針打進去有點痛，不過你數一，二，三，就完了。』讓他有準備。這樣孩子雖仍是因痛而哭，但是他們並不亂動。待手術完畢時，就誇獎他，使他滿意。能够明瞭的兒童，我們簡明的告訴他這些治療對他的意義。醫生與護士全用合適的態度，在這方面要得兒童的合作是不難成功的。我們不恫嚇，不強迫，更不欺騙。

一個戴着白色高頂軟帽的漢子，身圍白裙，軋軋的推着笨重的餐車進來了。第三床的寶寶總是第一個叫，『飯也要。』『飯也要。』其實他是說，『飯來了。』那個廚子很得意的翹起大姆指，『今天又吃冰淇淋。』每天他就是急於報告這天的點心是什麼。無疑的，他是孩子們最歡迎的人物之一。這時能够下床的孩子，急急的在每人櫃子裏取圍單，忙著戴上。大點的孩子輪次的把遊戲室的圓桌子收拾了，擺上食具。小朋友們圍坐定了，等著我們把送來的飯和各式菜蔬，用一隻小鍋和勻了，按著他們的食量，一一分給他們。使他們沒有挑選的機會。飯後總有一隻點心，或是水菓，或是冰淇淋。偉林從來不會吃過香蕉，第一天分著香蕉時，堅持不肯吃，雖然小朋友都欣喜的吃完了。『小朋友們

那末愛吃，『我說，『那末把你的請客好嗎？』他很爽氣的答應了。我叫他把皮剝去了，給他一把小刀，幫着讓他自己切成數片，親自分給在座的孩子，留下一片最小的。我說，『這是主人自己的。偉林，現在請小朋友一起吃。』他就這樣第一次嘗着香蕉，以後再也不拒絕了。志明其實比較是最大的兒童，吃飯時總愛叨叨說話，忽起忽坐的，雖然好聲勸他，亦不理睬。差十分鐘是十二點半了。我說，『志明，還有十分鐘大家都吃完。』在十分鐘後，大家幫着收拾了餐桌，他不但沒有吃完飯，還損失了一隻點心。往後，一直到出院，志明總是很早吃完飯的一個孩子，除為孩童們設計營養充足的膳食以外，我們還要養成他們吃飯的時候吃飯，並且很願意的吃所分給他們吃的東西的好習慣。

放下窗簾，頓時室中黯然，孩子們習慣的在飯後有兩小時的午覺。

可以下床的孩子，洗澡後就給他們換上了顏色的服裝，聚在盡頭的一間大屋子，三面都是窗戶，滿室的陽光。這裏有幼稚園裏的空氣，小桌子，小椅子，各式玩具，一架留聲機。每個孩子有一隻顏色不同的木匣子。我們把玩具按年齡大小，或是疾病的情形分給他們。對於玩具，我們訓練他們負責保管自己的東西，同時在被要求時，不吝嗇，肯與大眾共同享用。遊戲的時候，更讓他們學習『羣』的生活。

睡覺對新來的孩子比較有問題。麗夏是一個四歲的英國女孩子。每晚八點熄了燈，所有的孩子都安睡了，唯有她總是攀着床邊，做出種種聲音來逗引你。一次，有人跑去說，『麗夏睡覺』，『不要鬧別的小朋友』，或是『好孩子都睡了』，全都無效。其實你愈說，她愈得意。不管你是說好說歹，反正

她的目的就在要有人理她就是了。那晚熄燈前我對她說，『麗夏，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說完把燈熄了，以後不許再有人去理她。她起先是鬧，是如以前一般的吵，慢慢的亦就沒有了聲音。離開病房前，我去巡行一週，麗夏是面側向裏睡着了，我就過去悄悄的將毯子蓋上，誰知不留神，她一轉身抱住了我的頸項，睜着兩隻灰藍大眼睛，像很正經的說，『我愛你。』這個意外，誰亦不禁會笑出聲來，於是她勝利了。她是確知能逗人的，從新又爬了起來，一直到她實在困倦的時候。如果當時我能鎮靜的說，『現在睡覺。』很可能她就安然睡去。這樣的孩子是要用耐心來使她逐漸的習慣過來的。

也有很多的孩子，進院不久後，養成了大小便自制的習慣。

我們往往忽略了孩子的靈機。要記得孩子與我們成人一樣是有個性的，他知道怎樣攻取，亦知道怎樣保衛。他能分辨是非，識得好歹。對付兒童的人，一定要明瞭他們的心理，要有忍耐，堅毅和愛護的心。我們的言行舉止，無形中就是他們的大範本。兒童是富有模仿心的。

在醫師、護士，和各工作人員合作之下，我們的小兒科病房充滿了天真、活潑、和煦、快樂的空氣，我永遠忘不了那一輛輛小輪車，將出院的孩子送出病房時，大家的那種留戀的神情。

一個母親將病了的孩子，交托給完全生疏的環境，表示她的信任，同時我們對她們抱着莫大的期望。在這一段住院的時期裏，我們負起了看護的全副責任，身體上的、心理上的、和知識上的。尤其是對一個患慢性病或是殘疾的孩子，他童年的一大部份時間，是在我們的教練和護理中，這影響他出院後的生活可就大了。

不要以為醫院是治療身體疾病的，小兒科病室也是教育的機關，而這教育是指多方面的。

編者按：讀者看了這篇文章，也許會以為這不過是一種未來的小兒科病院的理想，以為作者是一個專講理論的兒童教育家。其實不然，這篇文章是戰前北平協和醫院小兒科病室的描寫，作者就是一位該院擔任實際護理工作的人員。

盟軍市場售貨女郎

左君

——我的售貨員生活

前天父親對我說，本來約我去寫英文商業信件和打字的專做出口生意的TE行，因鑒於政府對各國間的貨幣匯兌比值，目前未至公布時期，預備暫緩裝運貨物出口，所以寫商業信件的人一時也不需要了，不過TE行在Y路X路口青年團主辦的專為盟軍服務的DT市場中，弄到了一隻櫃台。他們預備先在那兒做一點生意，出清一點太平洋戰爭前積下來的陳貨。櫃台上要一個能說英語的女郎去應付顧客，問我可願意先上那兒做做。起先，我聽了這話，心裏很不高興。一個算是受過相當教育的智識青年，去做一個一向被社會人士歧視為『花瓶』的售貨女郎，這豈非給好事的親友們一個太好的議論題材嗎？父親看出我不樂意的神色，知道我腦中轉着這種思想，連忙告訴我：『那裏除了裏面的辦事人員和英美軍人以外，別人是一概不許進去的。我想這倒是一個很好的練講英語的機會呢！』父親希望我去做，為的是可以補助一點拮据的家用，這意思我是懂得的。我略經考慮之後，心想也罷！為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也顧不到一層空面子了。而且能知道一點英美士兵們的情形也是好的。在似乎是多餘的較量之後，我答應了去做售貨女郎。

今天是我做售貨女郎的第一天，沒到九點鐘，就把一切都預備好了。再把昨日從D T市場事務部領來的紅底白字的徽章佩上，也儼然是一個D T市場裏的辦事員了。

我跟着經理入那個特殊的辦公處。走到Y路X路的轉角，一路上儘是些正在招攬外國人生意的小販子，牆角上也都擺滿着小攤頭，上面陳列着木製的小牛，小馬，小黃包車，雕着龍的小木盒子，二十年前老爺太太人一把的白銅水烟壺，絲織的中國名勝景色，繡龍的大小方塊絲巾……一部吉普車開到了，兩個十二三歲衣衫不整的中國男孩，拔脚跑上去，手裏擎起鳥籠子，口中大聲地「哈囉！哈囉！瑞脫，凡類固特！瑞脫，凡類固特！」(Hello! Joe, that very good) 喊個不休。四五個面皮不老的十八九歲大姑娘，專門從H M大樓出來的洋人面前兜攬她們手裏的英文報，口中說着中國調子的英文報名：「香海泰晤士、香海赫利特。」

我們的目的地也就在離H M大樓僅七八個門面的一所灰色高房子裏。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許多店主人在忙着整理擺設他們的貨物了。這是一間很高大明亮的大室，沿着屋子東南西北的壁，各是一長排櫃檯，相互圍成了一個長方形。而這中央的長方空地，又被另外四排東西行的櫃台佔據着。那所剩的每兩排櫃台之間，四五呎距離的地方，則是顧客們踴躍觀覽之處。

這兒所陳列的貨物，十之八九是中國的出口貨與土產。蘇繡的袍服，烟台繡花檯毯，在這兒被尊爲上品。福建漆的花瓶、香煙盤等精緻家用具，福建木製的小菩薩、小動物、龍船、黃包車等小玩藝兒，溫州的石刻人物，江西瓷器、宜興陶器、汕頭麻紗手帕、北平人造首飾、美麗的瑪瑙翡翠飾物、

本地的雕龍樟木翠盒、銅製的水烟壺、寶塔、寶劍、廟鐘、掛盆等，蔚爲洋洋大觀。中國人吃飯的筷子，在這兒居然如珍玩似地被人陳列了起來。聖誕節近了，又是賀片風行的時候，聰明的商人想出了手繪的中國山水，花鳥，美女圖的聖誕卡片。泥人無錫大阿福在這兒也被人另眼看待，哈喇菩薩更是在玻璃櫃子裏笑個不停，龍王老爺被請進了每一襲長衣，短衣，外衣，內衣，甚至於連圍巾手帕等小物件上，也停留着它老人家的尊容。一向被中國人看作人生三大幸福的福祿壽，也被繡進了圍巾，手帕上。蓋人同此心，外國人也必定日夜在期望着這人生三大幸福的，聰明的中國人想。清朝宮廷裏的龍鳳繡花袍服，和大紅大綠的唱戲衣裳，被高高地掛起來，代表着咱們中國的一部份文物。總之，一切的一切在表現着中國商人的聰明、善謀、懂得外國人的心理。

我的辦公處是第××號櫃台，是靠北牆近門的一個。櫃台上陳列的都是蘇繡，顧繡的外國式的各式男女裏衣、外套、睡衣、長袍、和服、女人的晨衣、夜服、宴會服、家庭便衣、男人的吸烟外套、孩子的外衣、睡衣、中國式的繡花睡衣、長袍……真可說是集服裝的大成。而繡花的種類則有刻絲花，抽絲花、繡花、拋花、切花、來司繡花、十字繡花……也够得上說一聲名符其實的花樣萬千。至於那衣料的種類，則更是多得不得勝枚舉。什麼真絲、人造絲、交織、古香緞、織綿緞、花緞、喬其紗、花派力司、華絨葛、光明緞、人緞。生意來了，兩個美國兵在翻看我們櫃台上的絲圍巾。我連忙迎上去，用着我昨晚在想好的第一句招呼顧客的話，『我能够爲你做甚麼呢？』我知道在英美等國店員與顧客之間，是絕對忌諱說：『你要買什麼東西？』『你要什麼？』等中國店員慣常對顧客所用的那些不

耐煩的對付語的。『喔！沒有什麼，我就這麼看看，多謝你！』這兩個美國兵剛走，那邊又來了顧客。『嗨！喬恩，我找着了好東西了！』一個美國水手在招呼站在另一個櫃台前拿着水烟筒吸得起勁的同伴，叫他過來看他找着的繡花圍巾。『對了，』我忙迎上去說：『這是純絲做成的呢！』『真的！——這上面說些什麼？』他指着圍巾上藍絲線繡成的『福』字說。『它說「好的福氣！」我們還有許多美麗的花樣呢！你瞧，這兒是一條說着「活到大的年紀」，這條上說着「做高官發大財！」』我指着兩條繡着『壽』與『祿』的圍巾說。『嘻嘻，我知道了！這是「好的福氣」，這是「長的生命」——這是「有錢」——是的，我要一條「好福氣」，「長壽」——不要！活得太久沒好處……』「有錢」喔！不要不要！我是一個窮光蛋！』他一邊揀，一邊發表他的意見。『是的是的，這兒是一條非常好的！』當我翻到了上面繡着『喜』字的一條時，忙對他說：『這上面說着「永遠是開心！」您瞧，這兒不是兩隻張得很大的嘴在笑嗎？』我指着『喜』字中間的兩個口字，用哄小孩子的語調對他解說着：『那是一個好的想頭！讓我有了一條！讓我有了一條！快！快！』他好像發現了寶貝一般的快活，哈哈縱聲地笑着。『你不要那條「長壽」了？』我一邊包紮他揀好的繡着『福』『喜』的兩條圍巾，一邊對他說：『你知道這對於老年人是很好的呢！在我們中國人送老年人的生日禮物上，總有這個字的。啊呀！我想對你親愛的媽媽將是一個太好的聖誕禮物了！』因了他們的直率，坦白，好說話，使得我這個從未涉足商業市場的人，也居然靈活起來。『好的，給我一條！』他被我說動了。當我們收了錢說着『謝謝』『請再光顧』的話時，那邊來了我們的第三批顧客。這是兩個二十歲的矮胖身

材的水手，冬人的小錶袋裏，插着剛買來的烏木筷子。他們東張西望，好像在尋找什麼。當他們走近我們的櫃台的時候，我照例用那句『我能够爲你做些什麼呢？』的開場白迎了上去。其中一個有着紅頭髮的水手回答我：『我也不知道。』『你這兒有些什麼寶貨呢？』『我們有——女人的睡衣，晨衣，外套；男人的長袍，吸烟外套；——孩子的睡衣——』我一邊指一邊說着，『嗨！鮑勃，我想我該買一點東西給我的小動物們。』他好像得到了一個提醒似的，『當然，當然，而且也應該買一點送給我的小動物。』那個叫鮑勃的水手話還沒說完，給他的另外一個瘦長個子的同伴拖走了。『是的，我們正有着些很可愛的兒童衣服呢！』我的經理忙湊合着他的意思說，一面從櫃台裏拿出了有着大小尺寸，花樣不一的冬色兒童睡衣讓他揀。『是什麼尺寸你希望要的呢？』當他東翻西看，不知拿那件好的時候，我們問他。『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爲我已經三年沒有看見他們了。』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張兩個正在地上堆沙土玩的肥胖美國嬰孩的照片。『你瞧，這就是兩個小動物，在三年前拍的照片。那時候一個是十二個月，一個是兩歲半。照這張照片上的樣子看起來，你們想像他們現在可能有多高大呢？』他把我們看成了高能博士。要我們從三年前那天天生長着的嬰兒的相片上推想三年後他們的長短，胖瘦！『當然，當然，我們一定可以給你找一個合他身材的尺寸的。』爲了要做成這筆買賣，爲了這是一個加強他們對我們的信心的好機會，我們用誇大的口氣安慰他說。結果，我們給他揀了兩件四五歲美國孩子穿了稍嫌寬大的尺寸，一邊告訴他說：『孩子的衣服寧願揀得大一點，因爲他們天天在長大。假使今年穿太大，可以讓他們明年穿。』他倒很同意我們的見解。這的確是一個又

和氣，又有興趣的顧客。在包裹他揀的貨物時，我們跟他攀談了起來，『你不買一點聖誕禮物送給你的太太嗎？』我們問他。『有了，有了，你瞧，這兒！』他得意地拍拍他口袋裏的紙包。『你會使用中國筷子嗎？』我指着他那雙觸出鍍袋有半尺多高快碰着鼻子的烏木筷子說。『當然，我能夠的！』他連忙取下筷子，顯本事給我們看。『你們瞧着！』他對我們說，『這手指朝裏彎，這只揷住這兒……』真像中國孩子學拿毛筆的手勢！

在數分鐘的跟他交談後，我們跟他熟悉了起來。以後，每當他走過我們的櫃台時，總是跟我們打招呼，問問我們可添了些什麼新貨色。居然成了我們的好朋友和老主顧了。

在我數天和美國士兵的周旋中，同樣的例子確不少。怪不得美國人那麼容易跟人家認識，相熟。因為他們天真，坦白，無顧忌。這些特點真是交朋友不可缺的條件。

這兒唯一的特色，就是店主與顧客之間所持的客氣態度。我們真好像走進了君子國。譬如：我們每次包裹好貨物交給他們的時候，他們總說『謝謝！』而我們接他們的錢的時候，也必定說『謝謝！』當他們離去的時候，我們又說：『希望下次再光顧，永遠是歡迎！』有的時候他們揀了半天不能揀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或者揀到了東西而嫌價錢太貴不要買了，這時候常把桌子攤得很亂。可是我們非但不帶半點抱怨的神色，而且還對他們說：『我們很抱歉，希望下次來時我們能有你所要的東西了。』我想，假使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中國店主與顧客之間，那顧客是很可能被賜以白眼的。

有許多時候，他們看中了一件衣服料子的式樣，但不喜歡那料子或顏色。這時候假使我們棧房裏

有他想要的貨色，我們必定會對他說：『您願意不願意明天再勞駕一趟？我們一定能給你帶來你想要的東西。』這樣說後，往往第二天他們果真會在約定的時候來到。他們重於諾言，真使人佩服。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一個年約三十多歲名叫海利的美國隨軍記者。他因為看中了我們的一件古香綵婦人長服，但嫌那顏色太黯淡，因為是買給他年老的母親穿的。我們約他第二天來，給他帶來些顏色暗藏點的。那知第二天雖得到了他喜歡的顏色，但那件衣服尺寸太小了，仍不適於他母親穿。『小姐！你們確實不能找到這種顏色的，尺寸大一點的嗎？』他連着問了我們幾次。我們看見他如此喜歡，就答應給他想法子放大。他聽了這個消息，真是又快活又感激。說假使能為他改成他所要的尺寸，必設法報答我們。第二天，當我們把他的理想的衣服交給他時，他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一本備忘錄似的小冊子，叫我們把地址名字告訴他，說是要從美國寄一樣禮物給我們，以答謝我們對他的厚意。『小姐，請你告訴我你們所喜歡的東西好嗎？』這同樣的問句，他竟問了我有四次之多。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不該接受他——一個多受了一點我們應盡的義務的顧客——的禮物。不過他熱忱懇切的態度，已經是我們最好的精神上的報酬了。

不知不覺地在市場中做售貨女郎已經有十多天了。記得初去的時候，心裏會為之忐忑不安過。因為從平時耳聞所得的關於商業市場中的一切，似乎除了不忠實的欺飾誇大之外，別無更好的賺錢法門了。可是到了C T市場以後，我却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過。我並沒有覺得自己是置身在一個人們所說的到處齷齪的商業市場中。我只覺得自己是置身在一個交情洋溢的娛樂場中，整日和一些坦白，率直，和藹可親的朋友說笑，和他們玩着如孩子們嬉戲式的買賣，是那麼地輕鬆，有趣，帶着稚氣！我更沒有覺得我是一個應該以說說來推銷老闊貨物的售貨女郎。我只覺得自己是一個被他們信任着的忠實朋友，我想這大概是基於『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理吧！

日行千里不出門

秀 珍

——我的侍應員生活

前天接着二位初中時代同學的來信，密密的字跡，告訴了許多關於她近來的事，還問我在何處做事。當我拿起筆桿想爲這位久未通信的同學寫下一些時，好像有無窮的話要傾訴，却不知從那兒說起，尤其是她對我關懷的詢問，我更無以回答。

一個臉兒長得不算太難看的孩子，一定愛打扮，愛時髦。然而半年多的職業生活，似乎把我磨折得老了，我不再憧憬前程，我不再妄想自己的成就，我祇是變形蟲般的適應着環境。回首昔日，我覺得說不盡的黯淡和憂鬱。我憤恨，厭惡，真想辭掉這扮什子的職業。然而，我不能逃避現實。踏着黯然的夜色，一步步地挨向家去，我感到腳跟漸漸往下沉，肩上也並不輕鬆，疲倦終日的身子，倒向床上，辛勞和痛苦，使我恨不得盡情大哭。

假使你們走進一家西式的酒樓或咖啡館，最先觸目的不是五花八門的食品單，而是我們——穿着一身整潔的制服的侍應員。我們領着你們入座，然後強作笑容地遞手巾，泡茶，問你們要什麼。在你們去了後，我們又要收拾雜亂的碗碟，拭油膩的桌面，成天繞着一張張的食桌，我們做着這樣刻板枯

遑的事兒。一天，二天，……我們總是提不起勁兒，跑來跑去，把我們的青春悄悄地帶走了，把我們的進取心也消磨了。

以前，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我拼命的趕着功課，滿想能够修畢大學的新聞系的課程，達到做一個新聞記者的宏願。但是去年父親逝世，打碎了我的希望。中學畢業後，還痴望能找一份理想的職業，對家庭有一些貼補，更想抽出空來補習。但是拿着一張『文憑』，我怔住了，到處的奔走，各方的設法，都撲了空。我徬徨着，我不敢再想可愛的夢境，更不敢揣測未來的時日。

當鄰居鄭小姐來告訴我，有一個侍應員的機會的時候，我好像獲到了救星，歡欣的心情，使我飢不擇食般的呼喊著：『讓我試試看。』

母親也詳盡的考慮過：『這雖不是女孩子應幹的事，但是爲了家境的不好，也只有勉強去混一些時候。』

情感的衝動，環境的催迫，我毫不猶豫，鼓起最大的勇氣，走向××酒樓。

經鄭小姐婉轉的措詞，承經理先生允許我試習一月。

從未接觸過社會的我，在這陌生的熱鬧紛亂的場合，覺得怪不好受的。鄭小姐是有經驗的老手，她熟練地做着工作，向熟客們打招呼，並且關照我：『在顧客面前，不要怕羞，要顯得大方些！』我隨着她的話做去。有時她給我介紹幾位熟客，我勉強裝着大方的態度，累得有些窘急。雖然心頭在激盪，腳跟在發顫，我仍然忍受着，熬持着。第一天的工作，給我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一個月的試習期很快的過去了，我在會計處支到了辛苦的代價——一萬元。母親接着這一點錢不禁泛出苦笑，而我，不知這一點薄酬够買什麼？只希望在正式時期內能染指的堂彩可增加些報酬。

每天一清早，匆匆打扮好就得上酒樓。空空的餓肚，教唆了我們偷吃點心的慣技。成羣齊桌大吃的是最好的對象。我們向廚房拿一到客點心，偷偷地吃掉，再把賬開在客人賬上。爲了是大吃，所以一二客點心的賬目很容易地便混過。到上午九時左右，是我們工作開始緊張的時候，一個個客人走出，我們也跟着遞手巾，泡茶，搬食品，收拾，腳不停步地繞着圈兒。有時領班來回的巡視，更要倍獻殷勤的泡茶，遞手巾。看着客人漸漸少了，方鬆弛一下心情，緊張的工作也教唆了我們偷懶的技巧。在吃過飯後，我們坐在廁所裏，假裝着大便。我們看書，編結，閒談，就這樣地消磨了半小時光陰。

下午一點鐘，又是我們工作開始繁忙的時候。那些花花綠綠的大爺們，也許是享受太奢華了吧，每天總是在一點鐘左右才進午餐。哈！也好，我們午餐時間是上午十一點鐘，倒是兩不衝突。不然，夥計在吃飯，顧客們見沒有人招待，一個個的拂袖而去，豈不急煞老闆？提早夥計用膳時間，這也可說是老闆的聰明處！

在忙過進午餐時間以後，接着又得忙着午點的時間了。顧客們像上午一樣的進進出出，我們也得做着上午相同的工作，腳不停留的繞着桌子，獻着殷勤。往往腳脛有些酸痛，『日行千里不出門』，我吟哦着這詩句，它該是我的生活底最切實的寫照。

在下午五點鐘用過晚膳後，我們又得忙着晚餐時間了。直至十點鐘左右，才是我們工作完畢的時候。我們這時幾個同事圍坐在一張餐桌旁，關熄了其他廳內的燈，留着我們頂上的一盞，輕快地的舒了口氣，恣意的談笑。緊張的神經，暫時和緩一下。

酒樓食府是大爺們的享受場，他們滿不在乎的花費了萬把元，大吃大用，於是飽暖思淫慾，他們會向可憐的我們進攻。同事中，乖巧些的向他們敷衍也罷，倔強些的定遭到他們的辱罵：『女招待，一生嫁不着好人！』

同事中有的敷衍着那追求者，陪着他們去跳舞，夜遊，往往會穿着皮大衣，皮鞋，新時裝，所得的盡是奢華的禮物。漸漸的同事中起了同化作用，倔強的變成溫和的，敷衍的更殷勤了，都希望着『瘟生們』袋裏的錢。

我也漸漸學着向來進攻者獻殷勤。目的不也是爲了錢？

牛馬般的工作，舞女般的勾當，這是我的生活！我有些茫然了。

我的教書生活

楊惠

——我的教師生活

記得我曾經說過一次，『在大學教了四年書，經驗與閱歷可以寫成厚厚的一本書了。』我有寫書的勇氣和志向，却没有把每天斷斷續續的時間拼湊的耐心和毅力。在工作 and 奔跑之餘，所剩下可留給寫作的是一副疲倦的腦，緊張的心情，和短短的『享受人生』的時間。幾次在報章雜誌發表的短文就是這種產品。

大學教授這四個字給人第一個印象就是崇高而神聖，近來甚囂塵上的敬師運動和『罷教』相映之下，似乎更提高教授的地位，實在不過增加大眾對窮教授的注意力而已；清高早已不能形容中國的教書職業。那麼，說吧，教授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不知怎麼樣偶然的我才拿到文憑，看着一羣長成的鳥飛向海闊天空，自己却被留了下來。與其說是興趣選擇了我們的出路，還不如率直的告訴你，那是我們的謙卑和「不滿足定奪了我的去留。我覺得自己沒得到什麼，一切都嫌不夠，我的求知慾比以前更大。爲了要使我的人生傑作化，我需要再接再厲的去研究，發掘宇宙間的知識寶庫。明明知道我還不够資格到把知識『給人家』的時候，我却已經懂

得『教』比『讀』更能有進步——因為要『教』，就要逼上梁山地去涉獵各種書籍，比較和分析不同的學理，而且必須求得甚解。話又說回來，這動機離不了自私。

記得某位報界名人曾經說過：『看報有癮，編報也有癮。』四年來坐冷板凳的經驗告訴我『教書倒也有癮』；學生的精誠合作，同事間的率真淡泊，課餘熱烈的討論，問題研究的興趣，以及大學裏空氣之可愛，社交生活的適意，叫我們甘心清願的枵腹從公——低頭咬牙的苦幹着早被人遺忘了的工

作。

教書生活怎麼樣？每一個看這篇文章的人都早知道：只要你進過學校，你就懂得什麼叫教書。教授法雖各有不同，五花八門，但總離不了『先生站在講台上，循循善誘的幫助一班有求知慾的青年去打開文化寶庫』。大學課程的特點是『短』與『少』，所以上課講書的每一分點都是極可寶貴的。我個人就最贊成英國的制度，學生自己閱讀成堆的書，課室裏教授講的只是批評這本書的理論太固執，那本書又有什麼缺點，此外再盡量引用實際情形和當前社會問題（假如是社會科學）來引證各種學說。這樣，『討論』就比教授的演講重要得多，也是為什麼必須有導師制的原因。我總說教師應該比學生更用功，絕對不能像留聲機似的把去年說過的話每年到班上重複一遍，他必須一眼不睜的注視時代的進展，潮流的改變，和學術的進化。他不是克服現實，或戰勝潮流，但必須浮在潮流之上，永遠站在時代的尖端。

我在兩個絕對不同的大學教書。上下午往上海兩個角落去跑。很多人愛問我：你對聖約翰和交大

學生的印象怎樣？就好像理想的父母不應該偏心，我並沒對那個學校特別有好感或惡感。但這兩個學校是代表兩個絕對不同的『型』。交大（我在臨大第一分班執教，就是從前上海交大的學生）同學對教授的尊敬有禮，讀書的用功，孜孜好學，團結的精神，都是出人頭地。約翰同學的態度就不同，他們看教授和朋友一樣（雖然也有少數胆小者和你說話時直發抖），有時不稱你『先生』而就叫『小姐』，書是非到考試不看，除了上課之外師生間簡直沒有什麼聯絡。說到這裏，有一點我也覺得奇怪，約翰學生既然對教員以平等的眼光視之，應該容易親近而知己；經驗告訴我却不盡然，反倒是交大同學比較對教員發生興趣。他們愛批評誰教得好，誰教得不好。假期時電話和信件絡繹不絕，要和你當面討論各種書本以外的問題。約翰同學當然也有偶然來拜望你一次的，甚至帶了鮮花送你，但不同的是他們不愛討論學術和原理，情願費了幾小時談『風花雪月』的瑣屑小題目。

對男女學生我也沒有絲毫偏心。曾經有過一次，某一課課程選讀的人數太多，分爲四組，和我屬於一系的同事似乎都喜歡男生，他們說女學生會講話，又是小心眼兒，嘔嘔多。我就大抱不平，結果他們就把女學生全排在我班上。那時是暑期，『會計』下午有實驗，她們受不住熱浪的襲擊，免不了交頭接耳。我就對她們說：『大家說女生愛說話，我爲你們辯護，現在你們該爲我犧牲一些，好叫我說服別的教師，同時更堅定我自己的信念。』這一句話，叫她們靜了下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誰說女學生難弄？同樣的，我也不說男學生不好，也許中小學的男生比較頑皮。從前聽人說聖約翰和交大的同學最驕傲，目中無人，現在，經驗告訴我這些都是傳說，無稽的謠言。以我這樣一個年輕。沒

有資歷，沒有才幹，沒有學問的人，濫竽充數的做起他們的老師，他們真以深摯合作的精神，叫我們追求最大的成功。真的，我不能不受感動。

教授要『老』，博士帽，厚邊眼鏡，額角的皺紋，沉着的脚步都是好教授的條件。我自從教了書，就老恨自己太年輕，太矮。『根本不像哩』是人家介紹我在某某大學教書後常聽見的一句話。外表當然要緊，做教授第一須『像』，這恐怕是我有時想換別個職業的唯一動機。等我老了之後再教書吧，却又覺得年輕人也有他的好處，思想，興趣，生活習慣，人生觀，個性，意志，勇往直前的決心，朝氣勃勃的精神，都可以和學生完全一樣。是不是可以因此把師生間的鴻溝填沒呢？有許多老教授常在嘆氣中不斷的譏刺諷諷一切，永遠說着消極的言論，我以為青年單靠這些或者不够，他們需要可以加入他們自己隊伍，在不知不覺中負積極領導之責的人！

但無論如何，我不得不承認『教授』是老年人的職業，從隨便那一方面看，都是不適宜於青年人的。因為在中國，尤其是像聖約翰大學，教員根本無團體生活可言，這裏的教員會議沒意思，新近成立的教員聯合會也還是徒有其名，得不到全體會員擁護和忠誠的組織。尤其是年輕的教授們，就好像停在二一層樓中間的電梯，老教授看你又是學生，學生看你又是教員，都沒有辦法成爲知己或莫逆。好處當然也有，過一種『自己最大』，『獨當一面』的生活，清靜，自由得與世隔絕，也很容易被人遺忘。我愛講書，因爲從小就喜歡演講；多講也不累，反而生癡，興趣更多。『討論』又是教書最可愛的一部份。但是我實在怕改卷子。演講時就希望聽的人多，受到的靈感和鼓勵也多。但是到了考試時

，我恨那千篇一律的東西，有時簡直看不下去。我常告訴人說，看書和讀書都有興緻，坐上一下午可以得到很多，看得快，效率大，對我是一種享受。寫東西也是高興做的事，雖然明知自己沒有寫作的天才。但我實在不適宜於做改卷子的事，自己也不懂怎麼那樣沒耐性。有時發一個狠，坐一天在家批考卷，好了，一張卷子放在面前，用力看，拼命看，集中的力量還是強不起來，結果東扯西張，半天眼睛依然看着那一行。譬如現在吧，堆積案頭的考卷又有二百多張，我又不肯改。關於這一點真是『每況愈下』。第一年教書時很好，要知道學生究竟吸收了多少聽講的好奇心，能逼着我仔細的和改，如今，好奇心猶在，却敵不過那在進行中的懶性子。朋友罵我，沒用，他們只好暗暗代我祈求早日得到一個助教。

從各處間接得着的情報，據說大半我的學生都說我兇，就不懂我自己那一點地方兇？的確很多學生看見我怕，我又不懂我那一點可怕？課室內我不能不嚴肅，正經，好讓講書和討論達到最高的效率。但下了課，我對學生說我們是最知己的朋友。我根本不希望他們怕我。『恐懼』是障礙和阻隔，而決不等於『敬重』，是不是？

總括一句，教書的年代越多，就越覺得自己懂得的不够。雖是我教學生，我却希望在學生處得到更多真誠的指點和批評。

提燈而來的人

彩霞

——我的護士生活

一個人血淋淋的剖開了肚子；一個人啾啾有聲的鋸斷了臂膀；把一根肋骨從化膿的胸部鑿掉；把胃割開了，再剝一塊腸壁補上潰爛的地方，又縫上；……小姐，看着那，你能不掩臉嗎？

蛆蟲在傷口蠕蠕的爬動着；以小刀刺開了潰瘍，濃黃而腥臭的膿血像從唧筒口一直噴射出來；那條腿幾乎已是無完膚了；被沸油燙着的頭部爛得如一個剝掉皮的番薯；……小姐，看着那，你能不惡心欲嘔嗎？

你一定會的。那是太慘，太難看，太難聞了，誰也要忍受不住的。

但我忍受得了！

護士的職業，已不止一次使我看過那血淋淋的手術，接觸過那體無完膚的肢軀，嗅過那令人作嘔的腥臭。固然，那確都是不堪入目，不堪入鼻的，但又有什麼辦法呢，爲了工作？

甚且更可怕的事物我也得忍受。凡是幹過這一部門工作的人，也都有相同的經驗；一個發高熱的病人，突然會從床上一躍而起，如同神話中的僵屍那樣，兩眼直瞪，五指撐開，直撲到你身上來！有

一次，是在深夜，一個婦人竟自己脫得赤裸裸的，披頭散髮，口裏發出怪叫，在女病院追趕行人！——怕你不嚇個半死，如果你是少見多怪的話。

然而那又算得什麼呢！在太平間陪伴着死人的滋味，才够你受哩！陰森森地，冷冰冰地，一個活的對着一個死的！你自然知道，那裏還不止是一個屍體，而是有了不可勝數的『鬼』！你恍惚看見那黃得蠟般的臉孔，白得紙般的眼球正在變化，模糊中那伸捲得到額上的舌頭也在吐長，——你的汗毛直豎起來，背上像是給澆下一大桶冷水。你想叫，却不敢聲張；想逃，又提不起腳。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工作！

其實，只是病人的不斷的呻吟和叫喚，已不是一個平常人的耐性限度所能忍受得了的。東邊一聲，西邊一聲，此起彼落，遙相呼應，嘈嘈嗡嗡，如入市廛，如在山陰道上，耳不暇接，足不停步，忙得團團轉，累得氣喘咻咻。要是你對這工作沒有認識，沒有信心，這麼忙上一天——只要一天，包你連夜捲起舖蓋，溜之大吉！

何況這工作是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尾的。早上七時上班，下午七時下班，中間只有二小時的休息；甚至星期日也得不到閒空。有時候，你睡得正甜，工役又來叫你：『××，有急症的病人！』你馬上得起來，不管你是如何疲憊得要死，如何渴睡。就是國定的紀念日也沒有放假。天氣再熱再冷，你還是要那麼拖下去，除非拖得你自己也病倒了，你才有那麼一份清閒的福氣好受。

那每天的十小時，是緊張的，絕不能馬虎的十小時，拿錯了一瓶藥，可能就致一個人於死地；偷

懶打一個瞌睡，一個病人也可能就因片刻的疏忽而回天乏術。醫生的責備倒在其次，良心的譴責可受不了。尤其是夜間，全病院的責任都在你肩膀上，如果你是夜班護士的話。你不得不強自撐開沉重得不能支持的眼睛，獨個兒攜盞燈，形單影隻的在那淒清，陰寂，鬼氣森森的地方到處巡視，看病人的熱度有沒有突然增高，症狀有沒有劇變。別人都睡着，你却不能睡覺。發生了事故，一個人更要作幾個人用。任便是怎樣陌生的病人，你也得服侍爹娘般的細心，遇到，殷勤，謹慎。他們爲什麼不來服侍你呢？難道那是『命該如此』嗎？不，那只是——工作，他病愈出院了，客氣點的還向你道聲謝，否則連正眼也不瞧你一下，似乎根本就沒有那麼一回事。他們顯然是這樣想：『我是花了錢來住院的！』鬼希罕那些臭錢！這世上不見得除了這一行就沒有飯吃！爲什麼呢？只是——工作！

使你更感到痛苦的是有些病人的囉唆。他們想他們是花了錢來住院的，就把你當作奴婢般的呼喚役使。有的一待病痛稍爲減輕，便是嬉皮笑臉的胡調。有的更連遍身找不出一點毛病，可偏也要來佔他的一份。有什麼辦法呢？一切都得忍受——爲了工作！一個強盜，一個土匪，一個貪官污吏，奸商米蠶，平日你恨得他入骨，咒得他要死，只要他一入院來，你却不能不一視同仁，用盡方法使他起死回生，雖然你明知他過去做過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康復之後也未必不再幹他傷天害理的事。這也只爲了——工作。護士的工作永遠超然於恩怨愛憎之外，而責任感也永遠走在良知的前頭。你的最大報酬也只在此，縱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多少還有點誇大的渺幻。目擊着生老病死，身歷過辛

酸甜苦，你也將更瞭解於人生的真諦。當你夜半提燈而行，你帶給別人以光明和希望，雖然你自己仍舊站立在黑暗裏，你的心中也是充滿了光明和希望。

這工作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但那將更有意義——假如由於經驗的累積，而能發明一種足以治療人類的殘暴，自私，和愚蠢的手術或特效藥！信念與我同在。

在母親的懷抱裏

孫辟塵

——我的幼稚園教師生活

幼稚園裏終日遊息着六十多個小孩子：頑皮的、害羞的、無理取鬧的、美麗的、醜陋的；大腹賈的兒子、車夫的女兒、校長的小姐、木匠店裏的小東西、穿羊毛小西裝的、穿油垢磨光的黑布棉袍的！——每一個小孩子都可愛，只要沒有被大人剝奪了他的天真，我總歡喜他們的。下課後，我常常不想進辦公室去休息，而留戀地在教室裏和小森攀談，或坐在石階上看小裕玩皮球。這時候，大家都圍攏來了。看着我一逕咧開着的嘴，他們忘記了我上課時的尊嚴。於是都先來鉤我的頸，數我的指頭，撕頭髮，探袋子……。春陽那麼和煦地照着，我是多麼幸福呀！

孩子們已差不多和我毫無隔閡了。有時我問小齡：『你最喜歡媽媽還是我？』小齡說：『你。』我再問小民、小炎，他們也都說最喜歡我。雖然他們的母親我還大都不認識，可是我總禁不住想道：『孩子是誠實的，何況他們每天和我接觸的時間多，在這段時間內，難保他們不忘記了母親。又何況他們的母親也許因為孩子多，或脾氣壞以及家貧工作忙而無暇愛他們呢？』想到這裏，我更加高興起來。我更愛他們了。因為我想：『他們如果得不到愛的溫暖是太可憐了！』

下雨了。早晨孩子們大多由大人抱着來的。小齡，這車夫的兒子，由一個身軀肥大的女人抱來了。她把小齡從身上放下來，整了整那縐了的破布衣，望了我說：『這位就是孫先生吧？我是小齡的媽。小齡你怎麼不叫先生的？』小齡忸怩地喊了一聲：『孫先生。』便忙把面孔藏到母親肥大的身軀後面了。我猛然一驚。啊！這是素日最勇敢最頑皮的小齡嗎？這是對我說歡喜我比歡喜媽還厲害的小齡嗎？想到這裏，不覺臉上一陣烘熱。

小森這再頑皮也沒有的小孩子，黑小臉，大眼睛，睫毛長長地，看他揮着鞭子疾走，像煞一個想像中的海盜。我也親耳聽見他說過最喜歡我的。今天下午，他把書包弄不見了。他母親帶他來找。小森這時一言不發，眼睛裏含着一顆晶瑩的淚水。他母親抱起了他，把手帕擦去了淚水，笑着對我說：『孫先生，小森把書包弄失了。他回家後一個人哭個不停，問他，他說「書包放在學校裏沒有了」。不曉得先生可會看見？』我說：『哦！我來找，你是小森的母親吧？』她說：『是呀！小森煩先生神照顧啦！』『那兒話，他又聰明又聽話呢！』我去教室裏找了，沒有，於是便問小森是在什麼地方玩過才回家的。小森不作聲，再問，仍舊不作聲，像隻綿羊般靠在母親的肩上。我一面驚異着小森的突變，一面去別處找了。最後在一棵大樹下找到，便把書包給了他母親。她說：『哦！找到了，謝謝你孫先生。小森你也說謝謝呀！』他仍舊不開口，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你一點也看不出這就是平日亂跳亂吵的小海盜。他母親又說：『我們回家啦，孫先生。小森對先生說聲明天會吧！』沒有反應，他母親催促了五六次仍沒用。我只覺心頭有樣東西梗阻着，恨不得搶他過來吻他個不透氣，然後問他爲什麼

不爽快地對我說。到他母親叮囑第七次了：『你不說明天先生要打呢！』我也不耐煩了說：『真的，明天我會打他的。』待我轉進辦公室門口時，一個輕微的聲音：『孫先生明天會！』天，他是怕我才說的嗎？事實上我只打過一次小裕，那是因為小裕搶壞了別人的書的緣故。小森，他就記得那麼清楚嗎？這時，我倚在辦公室門口，目送着他倆的背影消失在樹後面。

像這樣的例子，我可以舉出許多。無論是害羞的小民，穿油垢磨光的衣服的小仁，他們母親給與的愛都一樣的深呢！我清晰地記起了冰心在『寄小讀者』裏的話。這愛能使頑強變成馴服，暴躁得到清涼，……一幕幕的景像，我忘不了！忘不了！可是我並不姑息。是的，我該為他們慶幸：『孩子們是幸福的！』

褪了色的鬥爭史

聶公

——女教師生活

無限的沉痛與悲哀，像海濤，拍擊我的心底。

因為，聽她們說，她年底就要結婚了。

聰明的你，不要以為我是失戀的人，在這兒告訴你失戀的故事，而是以一個園丁的心，不忍看自己栽植下一株鮮花，剛開了一瓣便走向枯萎。

去年十月，我利用業餘時間，再揮動我的粉筆，走到一個女校執教。

課室裏，許多雙睜大的眼珠，在聽我講狄更斯雙城記的開場話。這時候，我發現了她。圓圓的臉，不長不短的秀髮，一雙濕潤了的眼珠，配合着嘴角孕着的微笑。樸素的打扮，表現出她心底的純淨；然而，那似乎快樂的微笑，掩不住濕潤的眼珠悲哀。

我知道，世界上就常有這樣矛盾的人，有這樣矛盾的心事。生活現實給他以淒傷，而前途理想給他以快樂。他就從生活的淒傷中咬緊牙關，踏着現實，含着淚，忍受一切，再追求未來的快樂，望着將來，在微笑。這是矛盾的人，這是矛盾的心事：既含淚，又微笑。

我想，她就是這樣的人了。

時間證明了我的觀察不是錯誤的。

從各方面，我知道她曾在生活鬥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

她是四川人，生長鄉村，既具有女性柔和的性情，而又有一點硬脾氣。就這一點硬脾氣使她有一點點氣節，肯鬥爭而不向惡勢力屈服。這一點使她寫下了生活鬥爭一頁光榮史；而柔和的性情竟又使她屈服下來，像墨汁，把光榮史完全抹掉。這，惹起了不相關者的悲哀。

她祖父就愛好自己的孫女嫁給有錢有勢的人家作小老婆，希圖高攀，希圖一份豐厚的聘禮。在封建社會的家長制下，她的幾個姊妹們都就範了，糊裏糊塗的就都做了人家的小老婆。

這命運，自自然然地落到她身上。

具有硬脾氣的她，要反抗。哭泣和自殺是封建社會下柔和的女性底唯一武器。這武器雖則是不抵抗的，然而正如甘地絕食一樣，偶然也獲得不澈底的勝利。結果，她舅母幫她的忙，使她脫離了自己的家，住在舅母家裏。

再一個騷擾又來了。當他在舅母家裏想到命運的不幸，生活的悲哀，而在陰沉黯黑的房子裏哭泣時，她的表兄又來向她求愛。用男性的力，給以她威脅。她同樣的用觸牆自殺作武器，把騷擾趕走了。終於，她離開了舅母的家，而寄住在一個熱心助人的同學底家裏，一直靠各方面的幫忙唸完初中，還替鄉間的保甲做事。這時候，她存着求學上進的心，想住學校。

你聽到這一段述說，該如何欽佩這女孩子的骨氣？

是的，這是她一頁生活光榮史。

憑着見義勇爲者的幫忙，她又升高中，住學校。

生活的苦難使人勤奮，她就是那麽樣勤奮的一個人，以耐勞，小心，刻苦，用功去對人，去對學問。師長，親屬，朋友，同學，都寄與她以希望，敬愛和同情。

這期間，她和那一位幫忙她的同學結下了深深的友誼，親密得像姊妹。許多生活上的需要憑她供給，而假期就住在她家裏。

這同學是她的同鄉，父親是一個因戰事而變成暴發戶的鄉村小地主。家庭裏面幾個暴發而成了小康的哥哥，脫不了封建時代小地主，小商人的惡習——飽煖思淫慾。

她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給薰陶了，忘掉了過去的英勇鬥爭，而在困苦中羨慕小康之家的生活，甚而企圖用自己的身體換取愛寵，以圖升入大學。這正適合了飽煖思淫慾的人底需要，於是，在一個個後賓客四散的黃昏，她給這同學的大哥底甜言蜜語所引誘。徬徨的心情和青春的迷惑，抗不住男性的力。於是，她做了一件遺憾一生的事！其實，她何嘗不知道他是一個四十歲的人，有了妻，有了兒子。

光榮的生活鬥爭史底褪色，從此開始！

以後，她徬徨，她抑鬱。

硬脾氣告訴她應該向生活鬥爭；許多教師，同學和朋友對她的期望，昭示她應該做一個獨立的時代女性；過去的生活光榮史向她微笑：鬥爭吧！一個有恆的戰士必將走向光明！

然而，柔和的性格却使她軟弱；靠人幫助時內心的苦痛與困難，使她對升大學的希望抹上一層陰影；幾年來刻苦鬥爭的艱辛使她厭倦，而羨慕着小康之家生活的舒服寧靜；再加上封建的真操意識，不寬恕自己一次錯誤的行動，於是，她開始有軟弱下來的傾向。

同時，這同學的封建家庭不容許大哥的這一行動。做太太的拖着兒子要離婚，做丈夫的想抹煞這一筆糊塗賬。而她，這時候接觸到的已不是那些和愛敬佩的目光，却是許多看不起的冷眼。於是，她抑鬱，她徬徨，她失望。常常在月明之夜，獨個兒來往於操場，用濕潤的眼睛看着月光。

我借給她許多戰鬥性的書，企圖她憑着一點硬骨，發揚自己光榮史的一頁，爭取生活上的自由獨立。有時，在徬徨抑鬱的心情下的她，似乎得到啓示地要掙扎，跳起來嚷着從軍，想以從軍救國來解決她的悶局。這時候，像含苞的花，一瓣鮮紅突地開放着。然而她畢竟柔和，畢竟軟弱，想到升學，想到小康之家的舒適生活，祇有哭。從哭中，期待着同學的家，給她解決。

帶點同情看這時代和社會，我們可以承認一個女性不容易跟生活掙扎，不容易捱受生活的磨折。這社會背景判定了許多女性要低頭，判定了她要屈服。於是，我像種一株花，不成材，枉費了心血。這株花還想在沙漠裏面茁長，她想升大學，企圖用結婚來安定自己的生活。經過了這同學底多次家庭談判，容許做大哥的有一個小老婆。是封建的真操意識在作祟，是生活的磨難使她屈服下來，是

對獨立生存的缺乏自信心，她有了專門技術而不爭取獨立，却求之不得似地樂意於做一個小的。

光榮的鬥爭史，至此便完全黯淡無色。通過婚姻關係而希望讀完四年大學，這是否可能？不相關的我和你都在懷疑着。

爲了不願當小老婆而向社會鬥爭，還是受不了引誘與打擊而軟弱下來，依然做一個小的。這一點，不相關的你和我又都在替她惋惜着。

我面對着許多戰鬥性的書，正如對着栽花的肥料的泉水。是大旱天，園丁在老遠的地方挑來一點點的甘露，向花木灌溉。然而，一株花剛開放了鮮紅的一瓣，便漸漸枯萎了！

花凋謝了，就是今天的黃昏；她結婚了，就是這個年底。

我在悲哀，你却把手上的雜誌擱下來，嘆息了，我不願再告訴你以更多的其他，因爲，我怕你這不相關的人底悲哀更大。

流 亡 小 賣

文 修

——我的職業生活

我捧着大學文憑，在南京城徜徉了三個月，竟沒找到一個起碼的工作。季節已轉進了秋天，早晚的風都有了寒意。照例每天的兩餐，我已節省到只吃一餐，從上個月開始，我已無力到貧民窟的小飯攤上，去吃六百元一天的包飯。其實我並不惋惜每天有三餐飯吃的日子，我擔憂每天一頓大餅油條的生活，還能維持多久。

是個雨後的黃昏，我撐着把破雨傘，徘徊在繁華的太平路上。街旁咖啡館的霓虹燈，亮得叫人的眼睛發藍。望着那來回擺動的彈簧門，和顧客們輕鬆的面龐，我竟有無限的惆悵之感。我閉着眼睛，靠身在陰暗的牆角。過路人匆匆的擠過我的身旁，饑餓和疲乏，真使我想睡倒在路旁了。

『喂！走開，走開！這兒又不是家，別睡覺啊！』抬起頭張開了眼睛，一個高胖的黃衣警察，站在我的面前。擰着眉毛，我無聲的又向前移動着脚步。

『年青青的姑娘，看神氣倒像來路貨，哈！哈！』在身後，警察和過路人，發出了輕狂的笑聲。這笑聲裏含有無限的屈辱與卑視。我用力握緊了自己拳頭，貧窮的磨鍊，使我學會忍耐。在生活的鞭

子下，我已無力去憎恨那些世俗的眼睛。

社會服務處職業介紹部的職員，發現我又站在門前的時候，很快的把頭縮在辦公桌上。他已經討厭我每天的詢問了。我百無聊賴的走進了閱覽室，拿起一份報紙。在廣告欄，我發現一則動人的啓事：

『徵用人才：某廣播電台招聘播音人員，性別不分，須高中畢業，而以能說流利國語者爲合格。』一個新的希望，又給了我生活的勇氣。我把僅剩下的一張照片，和履歷書寄了出去。回信很快的來了，那是約我去面談的一封信。

在一間陌生的會客室裏，我會見了電台的負責人。他詢問過我的姓名，籍貫和年齡以後，才把眼光從履歷書上，移向我的面龐。

『抱歉得很，今天約你來面談，就是做電台的播音人員名額已滿。』他停頓一下又接着說：

『但是編訪科還缺少一位工作人員，不知你是否高興這種工作。因爲你的資歷使我們覺得，你能勝任這種工作，而作播音員，似乎有些屈才。』

『編訪的工作，於我更會合適些，我很高興能有這種機會。』我沒有片刻的考慮就回答了他。好像在絕望的懸崖下，我又抓住了生活的邊緣。我要望上爬。

於是，他又開始了更詳細的詢問，關於我的家庭，出身，父母，兄弟，姊妹，與當地的社會關係，和是否結過婚。最後他問到我的政治思想：

『目前的中國時局，你認為應當怎麼分析才好？』

『這，自然應當停戰。老百姓需要和平。』我不切題的回答他。

『那麼，你以為國民黨與共產黨，那個好些？』

『原諒我，對於政治是一向不大關心的，老百姓擁護造福於人民的領袖，其他，對於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是常常不大計較的。』

『你參加過任何政治團體的活動嗎？例如青年團，夏令營？』

『參加過「團契」裏每禮拜的唱詩班，但那是屬於基督教的。』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聰明來應付他的問題了。

『你懂英語嗎？』

『自然！』

『能會話和寫平常的書信？』

『是的，我還可以打字，和翻譯一些文學的稿件。』

『另外你還能懂些什麼國家的語言？』

『我會日語，還有簡單的法文。』

『你會不會騎馬，跳舞，打小巧的手槍？』

『騎馬的技術，我自信還好，跳舞也勉強，只是我沒有想到過學習打槍。』我疑心他是在考試一

個陸軍教官，而不是要一個編訪科的女記者。

「唔！你合乎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條件。只是你的政治思想，我們不能太清楚。」

「我很抱歉，實際上我根本沒有所謂政治思想的。」我有點不安的擺弄着面前的茶杯。

「不過，我想，我們應當和你的監護人直接談談。」

「但是在南京我沒有一個親戚和朋友。」

「哦！那麼你沒有什麼條件要求電台嗎？」

「實際上，我對於貴電台，還不大清楚！」

「我們的電台雖是商業性質，但是有一個特點：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以大衆的利害爲前提，而

報導更翔實新鮮的消息。」

「……」我點點頭，表示有三分明白，却依然帶着二分糊塗。

「我們這裏的待遇，比一般普通的國家機關與商業機關要高。」

談到待遇的時候，使我連想到許多問題，由不得低下頭去看看自己那雙裂開嘴的破皮鞋，衣服已洗得沒有一絲顏色了。還有幾天來都沒有吃得一餐飽飯的肚皮。也許他已看到了我滿意的眼光。下面的一句話，却使我的心情沉重了好大半天。

「這是個終身職業，希望你不把它當作過渡時期的工作。」

「我希望如此。」

「那麼在這裏簽上你的名字，然後畫押。」有一枝毛筆遞到我的手裏。我望着那份志願書上的律條，手有些發抖，失業的恐慌與生存的慾望，真逼得我想出賣一生的自由了。

「還有，你進來以前，我們要舉行一個宣誓忠於斯職的儀式。」

這句話終於打斷了我簽字畫押的勇氣。我抬起頭來，望着談話人那一付莊嚴的面龐。

「先生，你允許我再考慮一下嗎？」

「自然，我們也希望你能考慮以後再簽名。」有一絲微笑在他的眼角。他是在笑我的胆怯啊！

走在長街上的時候，我慶幸自己沒有陷進地獄去。我已經忘記了饑餓和破碎的衣衫。走在泥濘的地上，破皮鞋發出唧唧的響聲。一個行路人的雨傘，重重的撞在我的頭上。

「對不起，啊！于，是你！」金，一個大學裏的同學，驚異的停住了腳步。

「沒有什麼，好久不見，你好吧！」我有些慚愧自己的落魄，很猶疑的，才握了握他伸出來的手。

「老朋友！昨天才曉得你來，明天我要乘飛機到北平去，你有事嗎？」金不減當年的直爽脾氣，他的誠懇却叫我難過。

「我想，你還沒有吃飯，找個地方去吃點吧！」說到吃飯，有兩滴淚水浮上我的眼角。我默默的低下了頭。

在一個小飯館裏，我得到了一頓飽餐。臨行時，金寫了張名片給我。他說一個國立研究院裏，需

要一個短工，幫忙趕抄各種表冊。

在研究院的一間辦公室裏，我守着一堆表冊，從早抄到晚。因為是包工性質，所以也沒有星期日。當別的職員休息的時候，我依然彎了腰伏在桌子上。有一天，我聽到隔壁的科主任在講：

『短工的確要好些，我們三個月的工作，她兩個禮拜趕完了。』『她若能進來長期工作倒好！』

『其實她祇要有本領找次長下個條子，根本無問題。』

談話中止在這裏。就在當天晚上，我結束了這短期工作，領到三百元的報酬。

離開研究院兩天以後，急性肺炎使我倒在床上整整一個禮拜。我進不起醫院，看不起醫生。像是一個奇蹟，七天後我又爬起來了。雖然沒有醫藥和一絲的營養品，我却戰勝了病魔。但是我再也沒有力氣，跑過幾條長街去找工作了。我整天看着自己的大學文憑發笑。

宿舍的負責人，第三次警告我，再沒有錢交宿費，乾脆滾出去。他那難看的臉色和聲調，簡直叫人想哭出來。

『什麼大學生，三個多月啦！也沒找到門路，這倒好，整天躺在床上，曉得你是那種傳染病啊！』他聲色俱厲的罵着走出去。

『死在這裏，我還得陪棺材哪！』

我掙扎着站起來，走出了宿舍的大門。是黃昏了，小巷子裏，有人在拉着嘶啞的二胡，那聲調竟像嗚咽的哭聲。野孩子們和豬獾一樣，在塵污裏翻滾着。西天上有幾片晚霞，照得荒蕪的草地也有

了紅色。有一顆孤零的大星升起來了，這星子帶給了我一個記憶。我想念北方的原野。在草原上，我消磨過多少黃昏的童年。

夜市五光十色的歌聲燈影，叫人迷惑。我停在一家花園的門前，等待一個兒時的玩伴菊英。如今菊英是南京的紅歌女。她認識許多有權勢的達官貴人。我盼望這是人家常提起的門路。

沒有談到三句話，菊英又犯了她孩子時代的脾氣。她氣憤的抓住我的手：

「造成社會不景氣，製造失業的罪人，你能求他給我們女人工作嗎？女人的大學文憑與學問，全沒有面龐有價值啊！」

「……」雖然我沒有出聲，但是我沒有理由來反駁她。

「來吧！參加我們的歌唱團，就算你的客串，你還可以保留你的身份！」

「我賣唱？」

「女人的出路，你可以選擇一條，不過是大同小異！」菊英燃起一枝香烟，悠閒的說。

我笑着掠了掠自己的頭髮，望着窗外濃密的夜色。

女公務員到差記

若 達

——我的公務員生活

隨着黃金潮的高漲，物價也跟着飛躍。以一個人的收入來維持七口之家，這付担子實在太沉重。晚上開家庭經濟會議，討論如何應付當前的困難。而經濟政策不外節流開源。節流吧，我們都一無嗜好，既不抽煙，又不賭博，平日粗茶淡飯，一星期打一次牙祭，難道這起碼的生活還不能享受嗎？怎麼還能再節流？開源呢？做生意放高利貸，沒有資本，囤積居奇沒有這力量這興趣，營私舞弊也沒有這胆量這習慣，想來想去，只有把孩子們丟在家裏，我也去找一點工作，以助家用。

方針既確定，便分頭出去，拜訪朋友，謁見上司，託謀一棲身之地。一星期兩星期在焦急渴望中過去，却渺無一點消息。性急的我，難免有點怨言。道究竟人情世故深些，他反而勸我說：「耐性等吧！也許人家也有他們的困難。目前謀事的人太多，每個科長秘書的抽屜裏，都有十張以上的履歷片，我自己就有一大疊，深感無法應付。而且當主管的最怕兩種謀事的人：一種是既不會會計，又不能辦稿的人，還有一種就是太太……」我一聽糟了，我豈不是『兩者兼有』！自知理曲，便不多辯。誰叫你做女人，更不幸當了『太太』。在學校裏，因為喜歡文藝，進大學念的也是文史。早知如此，何

不進會計學校，或者十年寒窗，埋首一筆秀麗的趙字，豈不比現在更有出路？悔之晚矣！夫復何言？正在『命那運耶』地自怨自艾，昨晚道忽然回來說：『恭喜恭喜！成事大吉！明天到××去辦公吧！』這一喜真非同小可。『復員』真是復原，八年抗戰中，因被家和孩子拖住，未越『家池』一步。現在居然又當起公務員來了。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是老百姓的血和汗所供養的，我應當怎樣忠於職守，才對得起老百姓；更要勤奮工作，以符成事長官的雅望才好。

今天十六，算月中報到，下月就可拿到薪水，如果百元底薪，到下月中就有二十多萬到手。對！二十多萬數目不算少，怎樣支配呢？

哦，衣食住行，衣佔首要。小明沒有大衣，穿着哥哥的一件，簡直像龍袍。薪水一來，應當幫他買件合身的大衣。媽在八年戰亂中獨處遙遠的故鄉，不會添一件衣服。拿了薪水，得爲她老買幾件衣料，聊示孝親之意，自己當了公務員，雖不必奢華，但青衫一襲，樸素大方，那麼陰丹長衫總得添一兩件。一轉念，衣雖要緊，但民以食爲天，還是先吃飽了再談其他。米價漲了一倍，到青黃不接時，更不堪設想，還是先買點米吧。其他如油、鹽、柴火，也得要多買點。十萬元一石，先買兩石……再一轉念，『健康爲幸福之本』，而道的身體日漸清瘦，坐久了辦公桌，就感到氣悶。想起極健壯的友人×君，也得了肺病，我極怕道也染上了這可怕的病。前些時爲了五萬元的×光費，他遲遲未去，等我拿了薪水，一定陪他去照一照……想着想着，時鐘已敲了十二下，連忙把思想喚回，蒙頭便睡。夜裏被明兒哭醒了，迷迷糊糊再睡了一下，睜眼一看，天大亮了，連忙先起來穿衣，幫明兒也穿

好，忙着梳洗。梳頭時，真急人，本來我從未燙過頭髮，而且最怕電燙，我說那是上『斷頭台』，輕易不願去嘗試一次。不知在那一本書裏看到：『燙髮可以半年不必修剪，所以還是經濟的。』這『經濟』二字，吸引了我，便居然花了七八千元上了一次『斷頭台』。天……我現在才曉得燙髮時上的『枷』是什麼味道！我才知道『蓋信書不如無書』，而上了一次書的當。每晨要我花半小時的時間理髮，真是一個不可計算的損失。但是我總得梳啊！蓬頭散髮去辦公，像什麼樣子？這一梳不打緊，無情的時鐘已到了八點，只好犧牲了一餐早點。趕緊出門，看看外面店家的鐘才七點三刻，原來我們的鐘快了一刻！

到×××，勤工剛剛打掃地下，心想還早，到道的辦公室，却僅有一個科員，其他的辦公室則空空如也。我頗後悔沒帶點書來看。道半認真半教訓似的說：『在辦公室看書還可以，看報却不能啊！因為書是進修的讀物，報紙却被認為是『消閑』。辦公室內最忌三三兩兩看報談心。』我唯唯，心想這是公務員的第一課。

候了半點多鐘，人事室主任來了。報了到，領了證章，再到××室，原來辦公桌子還沒有搬來。主任說：『下午再來吧！』

歸途上，我帶着一顆輕鬆愉快而迷惘的心，漫步回來。從此我也算是公務員了。

幼 稚 園

梅 格

——我的幼稚園教師生活

在家鄉整整教了一年的幼稚班：沒有玩具；沒有小桌子小茶杯；沒有大鋼琴，有的是一顆喜歡小孩子的心。小朋友雖是也喜歡我，但是因爲自己太沒有學習，因此一年後便悄悄地離開了他們，不管許多慕名而來的家長們怎麼失望地帶走了他們的孩子；也不管在校的孩子們因我的離去而變得消瘦、呆滯。我需要學習！你們等着我他日賜予更清的水，更溫暖的陽光！

到了上海，九月初便搬進了一間小學校，擔任幼稚園的教員。這是一個富裕，進步的學校，單只一看教室，我就不禁要喊出來：「這才是幼稚園！」

就從教室說起。這是一間很大的教室，四周新粉刷着淡綠色，上面是白色，三扇大窗子向南開，掛着水綠色的窗簾，室內四壁掛着些可愛的鏡框——一個小孩子爬在地上，瞪着大眼睛；兩個小孩從白圍裙裏取米撒給小雞吃……。室的兩角斜放着兩架木櫥，也漆着淡綠色，把櫥門掀開了，可以看見裏面擺滿着玩具：積木、插板、彩色六面拼木、小鈴、喇叭、皮球、半面鼓、木鴨、小火車、小飛機……。另一隻櫥：幾百本的圖畫書。這兒，小朋友來得早或放學後家中人尚未來接時，有一個管

理圖書的小領袖借給他們看的。櫥的下端各有三十隻抽屜，是擺書包的地方，都貼着名字。另一個角落裏放着一架鋼琴，上面一隻綠色小鐘，還有一隻花瓶，不斷換着些時令鮮花。幾本琴譜也擱在琴上。地板是每天都洗的。四十隻小木椅圍成一個圓圈，就是這麼多。不，還有一架無線電擺在木櫥上。以及一隻小鋼琴，給孩子們玩的。簡單、整齊、清潔和安祥。它是四十個在家庭裏失去了搖籃的孩子們的搖籃，誰說它沒有家中的搖籃好？

八時五十分，教師搖起了小鈴，孩子們趕快收拾好玩的東西，迅速而安靜地坐到自己位子上去。聽教師琴聲響了，依次挨好每十個小朋友起來做各種律動：鳥飛、搖船、背繆、象走路、飛機等等十多種模倣動作。他們的耳朵都那麼靈敏。像聽到主音便知道這動作已完畢；換另一種動作時，只要彈第一個音便知道了。做好後便去小便。小便間就在教室旁邊，因為他們一切活動都是整個兒的，所以小便也在一起，且有一定的時間。小便好了，便去教室左隔壁的小房裏洗手，還用掛在那兒寫着自己名字的毛巾上揩手。等大家都進了教室，便上晨會；向小朋友唱問安的歌，記日記（幾月幾日，星期幾，什麼天氣，到多少小朋友之類），然後檢查清潔——每天這樣提醒他們注意清潔。

九時半是常識，即以本週設計之中心單元編為各種有趣的故事。從故事中灌輸常識，小孩子都那麼容易接受。

約九時五十分，便是室內外自由活動。這時候，若是晴天，大都帶他們到校園裏去玩。那兒有各色時令鮮花、新舖的草地、噴水池、假山、常綠樹，還有遊戲器具如浪船、蹺蹺板、滑梯、木馬等。

一進花園門，他們便跳躍着了！但遇到人多的時候，他們都自動地排隊，依次玩着。從沒搶先打架的事情發生。

十時十分大家仍舊排隊進教室。這時已有專門替幼稚園做雜事的女僕把小桌子擺好，六人圍一桌，預備吃餐點了！再給他們小便一次，手洗乾淨，便坐好準備吃餐點。餐點是每人三塊餅乾，和一杯開水，都由小領袖分發，接受的人很有禮貌地說聲謝謝。逢到星期六，吃特別點心，有時候是校園裏的菜煮麵，有時是赤豆棗子湯，如那單元是孫中山先生的生日，則有特別點心，吃蛋糕和牛乳。吃好後休息三分鐘，讓女僕將盆子杯子收去。

十時三十分是識字或計數。這比較枯燥的，但是如果教師教法變化得多，而不刻板，他們一樣的很安靜，很入神。

十時五十分是音樂。以單元為選材標準的歌曲，模倣律動等。十一時十分放午學。

下午，教師老早便把綠窗帘垂下，室內是幽暗的。小朋友無論先來後來，都能靜悄悄地開門關門，再輕步走到自己位置上去伏好，眼睛閉攏。一時正，小朋友已差不多到齊了。這時教師去開了無線電，選擇一些幽美緩慢的音樂。教室裏的氣氛是那麽柔和、可愛。這種天氣，老早便有一隻火缸擺好了。柔和可愛再加上溫暖，一個個都睡着了！他們將夢見些玫瑰園中的公主，或是揚鞭疾走的騎士——那些教師講的故事中的人物。

一時四十分，教師奏出了起身號，醒來了！喝一杯開水，起來做一些律動，使更加清醒，以及提

起精神來。這時的活動是畫圖，或是摺紙、剪貼。蠟筆，小剪刀都由小領袖分發。再以後便是遊戲或文藝欣賞。——說些有美麗的意境的故事。三時正放晚學。

在這兒，我有的是空暇去做自己歡喜做的事，看書報，彈琴或是拍球。想起在故鄉那些黯澹窮酸的日子，真不知怎麼比！但故鄉的孩子我是惦記着的。這兒的小孩太早熟了！他們沒有羞澀，不知道害怕，有些簡直沒有了天真。他們從沒有一個聽了我的故事，爲那些可憐的主角流一滴同情之淚，不管我說得如何動人。這些，在故鄉的孩子們早已是泣不成聲了！這也許是他們多見多識的緣故。我希望我能够賜還他們天性中存在着一份天真。過一二年回故鄉後，再以都市兒童的活潑機警教給那些鄉下孩子。就把這當作我離職就職的唯一任務吧！

中國知識婦女的兩難

心波

婦女的適當地位究竟是家庭抑是社會？這似乎已成爲現今社會的重要問題之一。雖然有些人不願正視這現實，然而我們却無法加以否認，或者逃避它不去談論。

知識婦女的痛苦

自從抗戰的烽火燃起以後，許多知識婦女，一方面爲了她們的職務，終朝忙碌；一方面又爲了她們的家務，辛苦支持。她們的生活是十足的流亡生活，而她們的肩上却負起家庭和社會的雙重責任。因爲她們如果是一向「主乎外」的男人，她們就無需做燒飯洗衣帶孩子的苦工；她們如果是普通的家庭主婦，她們就可以專以持家育兒爲天職，不必奔走於家庭或學校或辦公室之間，以致放下書籍筆墨，又忙柴米油鹽了，這是抗戰期中許多知識婦女最感受痛苦的事，也是最值得令人敬佩的。的確，侵略者的砲火，把一部份中國婦女界驚醒了。尤其是向來養尊處優的知識婦女，她們都從象牙之塔、白玉之宮裏跳出來了。

勝利來臨了，舉國騰歡地期待着光明的到來，然而一年以來，我們得着了什麼呢？內戰威脅，物

價騰貴，生活困難，社會黑暗……知識婦女在這種情形下不應該也不可能放下她們的重担，重新回到象牙塔白玉宮裏面去。她們必須爲着國家，爲着民族，爲着家庭，爲着自身繼續過去的精神，向前奮鬥！

黑暗的影陰、氣短的批評

然而天下沒有盡如人意的。固然我們知識婦女在這幾年中已經貢獻了各人最大的力量，開闢了一條光明燦爛的前途。但我們亦不能否認隨時隨地也可以看到幾縷黑暗的陰影，聽到幾多令人氣短的批評。在此情況下，首先我們應該明瞭：中國婦女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已經幾千年了，自由解放僅僅是一二三十年來的口號，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至今仍然充滿在社會各階層中。因爲婦女的能力總是被估計得過低，而婦女的行動，則又被責備得太苛。譬如同樣一種過錯，男子犯了，社會可給以種種原諒，女子犯了，那便成爲大衆的話柄，非攻擊得她體無完膚不已。這雖然是社會的過失，亦未始不可教我們格外爭氣和警惕。

現今一些公務機關甚至銀行商店等，對於女職員的看法，大致不外兩種：一種是花瓶式的，其作用是一點綴環境甚至於是招徠生意（如有些商店）的。一種是飯桶式的，以爲女職員根本沒有能力，而且缺點太多。我會和幾位在機關負局部責任的先生談過，他們對於部下的女職員都表示不滿，有的且說：『以後不敢領教了。』更有的說：『某女士的任用，是由於某種關係，實在無公可辦。』這些話

使人聽了，真是啼笑皆非。茲爲節省篇幅起見，略將社會上對於女職員的責難，歸納爲以下數點：

- (一) 能力薄弱，喜歡靠人幫忙。
- (二) 沒有責任心，常常請假或遲到早退。
- (三) 沉迷戀愛，無心工作。
- (四) 舉止輕浮，服裝妖冶。
- (五) 濫交朋友，希圖揩油。
- (六) 以職業爲妝飾品，全無興趣及事業心。
- (七) 家事分心，對工作只圖敷衍。

我們認爲當今我國還沒有達到法治的地步，一切用人行政，未能全以人才爲準，『情面』『關係』所在皆是，『責任心』『工作效率』等，確是大成問題。但這不能說全是女職員的毛病。只有四、五、六三項，却值得女同胞加以反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至於說到『家事分心』，乃是女同胞獨具的苦衷，而不爲社會所原諒的，留待下文再論。

知識婦女的毛病

除了社會對於職業婦女的責難以外，家庭的責難，也不肯放鬆。我們常常可以聽到的，也可歸納爲幾點：

- (一) 襲取平等自由的皮毛，不肯竭盡婦道。
- (二) 以職業爲護符，拋業仰事俯育之責。
- (三) 好向社會露頭角，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四) 貪圖社會地位，蔑視家庭幸福。

(五) 借職業的名義，以便社交自由。

(六) 自恃經濟獨立，對丈夫傲慢無禮，甚至隨意提出離異。

上述各點，雖不免有言之過甚之處，也不能絕對加以否認，我們知道現代知識婦女犯其中一種以上毛病者，確是常有，這固然是個人的修養問題，然而不幸便爲舊勢力攻擊的話柄。更有人以爲女子能力愈強，眼界愈高，脾氣愈大，消費愈增，以致有些男子，不敢妄想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作配偶。有些父母，也以爲女孩子受完中等教育，已經够了。這都是社會的病態，我們應找出它的癥結所在，加以澈底糾正，庶不致影響下一代婦女的幸福。

由於社會家庭兩方對於女子的責難，因此便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婦女的適當地位究竟是家庭抑是社會？換言之，即知識婦女究應以家務爲天職，抑應依其能力與興趣而自擇更適當的社會職業，與男子同負一樣的責任呢？

顧此失彼的痛苦

一個已婚的女子，尤其是做了母親的人，她因職責所在，不能不料理家務，保育兒女；然而人的精神和時間是有限的，顧此失彼，是必然的結果。所以往往有家累的婦女，對於公務，不免分心，因此不能爲人原諒。然而反過所說，假使她將全部精力和時間，都用到公務上去，那末她的家務重責，又將如何旁貸呢？

有人說，已婚婦女的就業社會，完全因爲家庭經濟的關係，如果經濟充裕，就不必到社會去尋求工作了。這論調我們不敢苟同。請問一個有理性的人，無論男女，他除了衣食住行都滿足以外，就沒有別的願望了嗎？況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人類的智力，並無男女之差，證以兩次的世界大戰，凡是男子所能做的工作——除極少數限於體力者外——女子也都能做。假令女子的活動，僅限於家庭之中，不但女子自身不願，即社會上也必損失很大的一部份力量，豈不太可惜嗎？

一次，友人某君對我說，她最近去某醫院探望了兩位產婦，發生了許多感想，她說：

「我所探望的第一位是師範學校畢業生，當過十幾年的小學教師，如今才生第一個孩子。她生產以後，仍將繼續任教，只是須添僱一名女僕，照應孩子，但經濟上有點吃力。她住的是普通房間，在她的旁邊，無意中發現一位勞動婦女。她這次是生第五個孩子，不但沒有傭僕，而且一切家務，均須躬自操作。她的工作，是從早到晚沒有休息的。……我要看的第二位產婦，是某已故要人的姪女，她是英國留學生，回國以後，便結了婚，次年便開始生育，這是第四個孩子了。她每個孩子，都有一個乳母，可是她自己從沒有在社會服務過一天。……」

讀者諸君，請你們想想這三位產婦是誰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最多呢？我們常常感覺：中國人的生活，實在太不科學化了。即以吃飯一事而論，每日三餐，便够消磨許多同胞一生的精力與時間了，加之社會組織太不健全，社會事業太落後，沒有養老院，沒有大規模的托兒所（有極少數的小規模的托兒所是無濟於事的），甚至幼稚園和小學都很少，醫院沒有普遍，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沒有合理……在種種困難情形之下，所有家庭一切麻煩的事，都叢集於主婦一身，所以經濟拮据者固不必說，即令經濟豐裕，僕婢如雲，她們一生，總將斷送在紛忙煩瑣之中，永無自由自在之一日了。回想她們在求學時代所抱負的大志，所苦心鑽研的學問，所認為最理想最有興趣的事業，這時都只好一筆勾消，拋向九霄雲外去了！

知識婦女的牢騷

筆者有一位朋友，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前進，熱心學問事業，不甘以家庭和
孩子消磨歲月的志士。一天，她會發出這樣的牢騷：

『我不知道國家社會究竟要我做怎樣一個人？倘說女子的天職是生兒育女，柴米油鹽嗎？那末爲什麼我們受的教育又是和男子們一樣地出入圖書館，埋頭實驗室，而且家庭和學校也同樣地獎勵我們學識上進，成績優良，不以世俗瑣務來分我們的心呢？若說我們真的應該和男子們一樣地以學術事業爲終身職志，那麼這些孩子又將由誰教養？一家瑣事，又將由誰來理呢？我現在終日處在迷惑與矛盾

之中，連自己也莫名其妙！」

我想這一番憤慨，未必祇是她一人偶然的感觸，恐怕同聲一嘆者正多着呢！作爲一個知識婦女，她決不會甘心情願，讓家庭瑣屑消磨她一生的歲月，使她的學識，才能，雄心，理想……一一無聲地消逝。然而若要她打起精神，擺脫羈絆，追求理想，創造自己的前途，其結果又必是拋棄家務，忽略孩子，不但要被人家責難，就是社會輿論也決不寬恕分毫的。這豈不是目前中國知識婦女最感困難而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的難題嗎？

中國婦女的徬徨

周代有女師之制，據班固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自周以後，這教育宗旨，似乎沒有明文規定，但也似乎沒有大變。可以推知古代婦女的教育是在『學事人之道』。這『人』自然包括了許多尊長和丈夫在內。宋儒更進一步提倡婦女片面的貞操，又創『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於是婦女的運命，便一交跌入深淵中去，千把年不得翻身。清末創辦女子教育，其宗旨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這理論雖已比『學事人之道』和『無才便是德』高明不少，但仍以女子爲工具，爲附屬品，而抹煞了她自己的個性和人格。民國初年，沿着晚清的觀念，仍以『賢妻良母』爲女子教育的目標。直至『五四』以後，『男女平等』才被人重視。大學開了女禁，女子才有和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機會。然而二十幾年來，所得的結果怎樣呢？是懷疑，是矛

盾，是口是心非，是歧路徬徨！

總之，今日中國的知識婦女，實在是處於左右爲難，進退維谷的境地。這形勢的造成，似乎社會要負大半的責任，自身要負小半的責任；而歸根結底，二十年來的政治和教育，實在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儘管法律上規定男女平等，可是社會習慣並不如此。儘管教育宗旨與課程標準一視同仁，可是在實用上並沒有收到同等的效果，反而忽略了女子的天性與特長。社會又有意無意地佈置了許多荆棘，使她們不敢邁步向前！

今後，在一個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在這人民世紀的世界裏，我們的民族究竟需要什麼『型』的婦女，來做復興建國的力量呢？這可不是無關宏旨的小事，而是值得女同胞本身和全國明達人士深長思之的。

恨不分身作六人

蕭衍

——職業婦女的苦悶

幼時看『西遊記』，看見上面描寫的孫行者，真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時常拔下一撮毫毛，一吹就可以變出無數個小猴子來，真覺得非常神秘奇妙。智識稍長，才知道這是無稽的神話。但到了時屆中年的今日，因為生活的忙碌，真想也有孫行者的那種神通。自從結婚以後，我有了丈夫，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同時我也有一份職業，還有一個孤獨的母親，加上喜愛閱讀和寫作，於是，我整天忙忙碌碌，幾無餘暇，但結果呢，各方面似乎都不能令人滿意！而我原來健康的身體，却漸見消瘦，精神方面也感覺不支。我想假使我有孫行者的法力，那我就可分身作六人，來應付各方面的需要。而我既沒有這種法力，却又不能克服週遭這些困難，於是，我的生活就在勞苦奔忙中度過。這究竟是我的無能呢？還是社會的不合理呢？

家庭——我們是一個小家庭，人口只有夫婦子女四人。住在一座小洋房裏，兩間臥室，一個廳堂，外有廚房廁所和前後平台，倒也住得舒舒服服的。而最可喜的是環境的優美，地點是在一條臨着海濱幽靜的馬路上，既沒有嘈雜的市聲煩擾，却時有涼爽的海風吹拂。登樓一望，碧波萬頃，就在眼底

。錯落的帆檣，使這浩瀚的海面，不致過份的單調。可是這樣美好的家庭環境，我却不能整日在家主持，享受。因為我是一個女公務員，且有十三年的歷史，我不能爲了家就放棄自己的職業。我在無可如何之中，便只能僱兩個女傭代我管理家務。（一個燒飯洗衣裳，一個專看顧兩個孩子。）可是，僱來的人，一切看在錢上，工作很難令人滿意，而且時常爲了一點小事情，或是一點小疾病，她就辭工不幹，因此，整個家庭的生活秩序便被破壞了，常使我大傷腦筋。而且這種威脅，依然隨時可能發生。爲了這個家，我辦公以外的餘暇，大部份爲它用去。我想，處在今日的中國社會，結了婚的女子，還是自己負責來管理家務的好。家固然需要我，而我又何嘗不愛我這安靜甜美的小家庭呢！只是，我的職業却叫我每天必得離家工作。

職業——提到職業，我以爲它是與生活不可分離的伙伴。沒有職業，我就沒有收入。單靠丈夫一人所入，我們就不能維持水準以上的生活。我爲了想使家庭經濟來源稍寬，就不願放棄這份職業。而且我所担任的工作，是替國家徵稅。我有一隻會寫會算的手，和一個奉公守法的品格，這都是由於國家培養我二十年的結果。我難道不應當替國家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嗎？而且，我是一個女子，我愛惜自己的名譽，絕不願爲了一點小利，使國家蒙受損失，使商人遭遇苛擾。我既明瞭我服務的宗旨和目的，並且知道自己的工作效能不會比別人壞，因此，爲了國家和自己，也覺得不能放棄這份工作。何況目前的中國女性，能够真正享受男女平等機會的，仍然是極少數。我既已優先得到了平等機會，自應加倍努力，樹立良好楷模，才對得住一般女同胞。我不僅不能爲了家放棄職責，而且還要爲未來的姊

妹踏出一條進入社會的光明大道。儘管個人的力量有限，但已經有了職業的婦女，都能抱着奮鬥的精神，那是大有裨益於未來的一代的。事實證明，我們這一代不是比上一代已有顯著的進步了嗎？我始終相信，以工作能力和成績來爭取社會地位，比甚麼背景，勢力要有效得多！雖然處在數千年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我們的努力，不免要遭受不平的待遇。但我認為只有女子自己努力奮鬥，纔會有男女完全平等的一天！因此，我決不能放棄我的職業。可是，我每天得將七小時的時間，消磨在辦公室中，我不得不把孩子交與傭人看管，我不得不朝出暮歸的離開家庭。

孩子——兒童公育，那只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才有的制度。我們中國，如果母親不能照顧孩子，便只有僱人照料的辦法。這辦法自然是不好的，不僅直接影響到孩子的本身習慣和安全，而且間接也將影響到家庭和未來社會的健全。因為傭人的無知和缺乏慈愛，時常會發生一些意外的事情。至於深入孩子頭腦的觀念，想來尤覺可怕！因此，每當我將孩子交與傭人而出門的時候，內心深覺疚責，就心是更不用說了。然而我仍然爲了生活而放棄孩子們的幸福。不過，我想假使我是有罪的，那麼上帝爲什麼讓我們的社會一切都不合理呢？（編者按：社會的不合理，似乎不能怪在『上帝』身上。社會的不合理是由於無知，自私，組織不健全，和我們不够努力的結果。這件事得用全人類的努力去解決。）無論在經濟，職業，教育，各方面都得到不合理的解決，因此我們只好到處容忍，到處犧牲，而結果是仍然在無法解決下可憐地生活下去！不僅是我們自己，連同我們的孩子，我真不知道這種痛苦，是誰之咎？

丈夫——結了婚的男人，自然都是希望有一個安適溫暖的家，尤其是希望有一個體貼溫存的妻子，佈置一個舒適美好的環境，來供疲勞的身心休息之所。可是，今日的一個潔身自好的中國公務員，就沒有瞻養一個家庭的能力，多數的妻子，也都出門去工作。拖着疲勞回來的丈夫，不僅不能得到休息和安慰，反而也要幫着料理家事，撫慰孩子。因此，家失去它應有的溫馨，而外面娛樂場所的吸引，自能使那身心得不到休息的人們去光顧，在這做主婦的見了，便只有軟然和不安！其實，自己一天工作完畢回家，也是一身的疲勞。家不能供我休息，而且要我分神整理，心情又那能愉快呢？有時，丈夫希望妻子能一同出門玩玩，結果，却常因疲勞和孩子的牽累關係，而不能如願。做丈夫的縱能體諒，做妻子的却不能不無悵惘。因為我自己又何嘗不想出門去玩玩呢？

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沒有其他兒女的老人，在茫茫的人海裏，她僅生我這一個女兒，她之期望我和她在一起生活，那原是極自然合理的願望。可是，我却離鄉背井，將她安置在數千里外的故鄉，讓她度着孤寂無聊的歲月，清夜捫心，我的眼淚不斷的流出，才稍微減輕一些我心上的隱痛。母親年紀太高，絕對不能跋涉千里。我呢，又有一個小家庭和一份職業，不能全然捐棄而為母親去共同生活。我時常想，上帝為什麼這麼吝嗇，而不肯多給一個孩子與我那可憐的母親呢？否則，我也不會這麼痛苦！

閱讀和寫作——自從離開學校以後，我隨時都感到知識的不夠，因之，我非常想也非常喜歡閱讀。可是，現在我的家裏，孩子們的煩擾使我不能讀書；辦公室中，工作忙碌得使我沒有時間讀書，寫

作更是困難了。假使我能够看一點書，或寫一點拉雜的東西，那都是忙裏偷閒的產物。在別人看我自然難得滿意，可是，對於我却是寶貴的收穫。但是，我唯一的嗜好，却不能好好的滿足，這實在是痛苦。我不知道在這一一生中，還有沒有讓我痛快的多讀一些書，和寫作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時候？

以上所述，是我個人時常感到的苦悶，想來和我同感的人，一定不少。假使有些差別，那也不過是範圍的大小，或程度的不同罷了。然則，我們究竟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呢？所謂搖身一變分作六人，這不過是無聊中的幻想。唯一的途徑，還是如何來改造這個社會，使它合理化，我們的生活纔不致這麼勞苦奔波了。

雙重責任下的婦女

宣君

近十年來，中國的智識婦女步入了一個最艱苦的階級，從學校步入社會，把自己所學貢獻給社會的一部門。在這時期雖也感到女子任職的痛苦，處處受到歧視，多方有着阻礙，但這不是最大的困難。利用自己的學識，以最努力最誠懇的態度，用有條理有忍耐的方式對付着面前的困難，困難會漸漸讓步，阻礙可漸漸破除。可是等你一旦又負上主婦責任時，你將遇見最大的艱難和不易克服的痛苦。

十幾年前，很多主婦們都有一個信念，就是丈夫在家庭中偶爾發發脾氣，或擺擺架子時，做太太的人們絕對應當原諒他們，因為在外面處世，若干地方總有些受委屈的地方，家庭中是自己的小天地，不應使感情再受抑制。所以丈夫以太太或孩子們作對象，發洩發洩他的悶氣是應該的。但現在一般智識婦女們苦了，每日也像男人一般的在外處世，委屈當然不能免，回家後希望能把精神鬆弛下來，稍稍休息。但是放在她面前却有如此多的事務，一整日的事務在等着她料理。這時需要用極縝密的思慮把整日的事務安排好，用幾小時的時間把它作完。當然，這種成績不免是粗製濫造，人家看不過眼。其實自己又何嘗覺得完美？所以希望在這雙重責任下做一個完美的婦女，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兩方面不能劃分

我在這雙重責任下生活了兩年。最使我痛苦的，是在情感方面不能把這兩方面劃分清楚。不但在精神方面感到有過重的負擔，就是在事實上也常常有很多的貽誤。每日開始公務工作後，自己當責成自己把一切都放下，精神完全貫注在工作方面。在家中事務一切正常進行中，這點可以辦得到，尤其是工作在興趣中時，的確可以拋開一切；工作效力強，而且成績也極可觀。但偶然家中有了出常軌的事，工作中雖時時警惕自己，然而思想自然又馳回到時時刻刻在心念中的事。尤其是當孩子們有了病患時，工作的確是件最苦的事。工作雖不輟，但極不易有成果，錯誤叢生。雖努力集中思想於工作，可是想到的仍是孩子。終於手中的事在改正中又發生錯誤。如果在幾次錯誤中自己已感到慚愧，如再遭受到上峯的責難時，却會感到過份的委屈。錯誤是應受責難的，但，誰又愛犯錯誤呢？

減低工作效率

在公務工作方面，不能拋開家庭的瑣務而使效率減低，當然使人感到痛苦。但在家務上不能拋開工作也並不是完全無妨礙。在工作緊張時期，人過於疲乏，或在有困難問題不能解決時，自己的情緒低落，也常能影響到家庭中調和的氣氛。記得有一年，每於夜半給孩子哺乳時，或是想到明日工作的準備，以致孩子已睡熟，自己仍在思索。當自己感到疲乏需要睡眠時，孩子又要吃第二次奶了，結果

一夜不能睡幾小時，一兩個月支持下來，身體漸漸不支。工作與家庭事務都被擱置很久，這也是兩方面的的工作不能在精神上劃分的結果。

摧殘家庭的調協

另一種困難是感到自己每日出外工作，對自己的家庭整個的調協是一種摧殘，對孩子們的教養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每一個已婚的女人，我想大都希望自己造成一個溫暖的家庭，有着調和的氣氛，清潔美麗的房間，適當的點綴，活潑快樂的孩子。職業婦女希望得更殷切。因為這些對於她們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得到的成績，時間是最大的致命傷。不論經濟情形如何，安排一個溫暖的家，需要的是時間。但是有工作的人，分配到家庭中的時間到底不能寬裕，結果希望往往成爲失望，而使自己感到不愉快。對於孩子們更感到痛苦。每一個母親都希望有着康健、聰慧的孩子，尤其是現代的母親，對孩子們的『教』與『養』都具有一點理想。但在工作與家務之餘，再希望理想的實現，實在不可能。這一點尤其使職業婦女覺得難堪。

滿足與快樂

從另一方面看，雙重責任下的婦女有她很大的快樂。因為她們所負擔的這兩種工作，在性質上絕不雷同，可以互相調劑。一個偏重用腦，一個偏重用體力。一個智識水準相當高的婦女，如總把她放

在家庭中，她會懷念着職業生活。家庭生活多方面是機械不多變的，如果一個人半生都浸溶在其中，常會感到單調，有與世隔絕之感；或會感到自己在浪費自己的精力。以前在學校中得到的一些可貴的學識，也漸漸的遺忘，感到了幻滅的痛苦。如果有了雙重責任，這種痛苦都可迎刃而解。職業婦女在工作時間中得到安靜，在工作成績中得到滿足快樂，在工作鍛練中得到學識，經驗，可以使得自己不至於落在潮流後面，也不會被時代所擯棄。每日工作完畢回家，更體會到家的可愛。同時每月月底，從工作上得到相當的報酬，家庭中因此添製了幾件用品，孩子們多了幾件衣服，也可以給婦女們很大的內心快樂。

可以解決的問題

雙重責任中的矛盾與痛苦，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只是在現階段中國社會的設施太缺欠，以致使職業婦女感到重重困難，如社會事業能漸漸發展，托兒所與醫院能普遍完善的設立，家庭事務能有各分工的商業組織擔任起來，婦女們即可在雙重責任下過安舒快樂的生活了。

西風社圖書目錄

<p>胎兒的故事(家社版) 劉祖洞譯……………七角二分</p> <p>兒童訓導指南(家社版) 江同譯……………七角二分</p> <p>兒童的性問題(家社版) 江同譯……………一角六分</p> <p>醫生對新娘的一夕談(家社版) 張紫洞譯……………一角</p> <p>阿丹諾之鐘(光社版) 黃嘉音譯……………九角</p> <p>廣島被炸記(光社版) 黃嘉音譯……………五角二分</p> <p>我愛講的故事(土紙本) 黃嘉音著……………一元七角</p> <p>文 明 病(社會暴露文集)……………一元二角</p> <p>空 遊(徵文集)……………八角</p> <p>迷 宮(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一元二角</p> <p>矛 盾(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一元三角</p> <p>希望和幸福(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一元三角</p> <p>光明之路(信箱集·土紙本) 黃嘉音主答……………一元七角</p> <p>徬徨歧途(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一元七角</p> <p>冥寥子遊(漢英對照) 林語堂英譯……………一元</p> <p>古文小品(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一元三角</p> <p>幼童教養法 沈陳武譯 黃嘉音編校……………九角六分</p> <p>天才夢(三週得獎文集)……………八角</p> <p>抗戰中國的故事(九週得獎文集)……………一元三角</p> <p>流氓餘生記(長篇驚險自傳) 黃嘉音譯……………一元四角</p> <p>流浪者自傳 台維斯著 黃嘉德譯……………二元四角</p> <p>戰地春夢 漢明威著 林疑今英譯……………二元四角</p> <p>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英譯……………二元六角</p> <p>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二元六角</p>	<p>孕婦保養法(家社版) 劉本立醫師著……………六角</p> <p>實用避孕法(家社版) 郭泉清醫師著……………七角</p> <p>怎樣教導子女(家社版) 唐現之譯……………七角</p> <p>黑 孩 子(家社版) 黃朱綺譯……………八角</p> <p>寤 窟(家社版) (大中學生得獎文集)……………一元</p> <p>實用育嬰問答(家社版) 黃嘉音·江同編譯……………一元四角</p> <p>婚姻生活指導(家社版) 葉羣·黃嘉音譯……………一元六角</p> <p>嬰孩保育法(家社版) 江同譯……………七角二分</p> <p>小兒疾病常識(家社版) 江同譯……………八角</p> <p>女性生理與病態(家社版) 范存恆譯……………七角二分</p> <p>嬰兒日常生活(家社版) 江同譯……………七角二分</p> <p>新籃球裁判法(體育社版) 彭文餘編……………四角</p> <p>西風合訂本(一、二)……………四元四角</p> <p>西風合訂本(三)……………二元六角</p> <p>西風合訂本(五、九)……………三元四角</p> <p>西風合訂本(六、八)……………三元二角</p> <p>西風合訂本(十五、十六)……………二元八角</p> <p>西風副刊合訂本(一、二)……………五角</p> <p>家合訂本(一)……………四元四角</p> <p>家合訂本(二)……………二元八角</p> <p>家合訂本(三)……………二元八角</p>
--	--

上列各書價目照金圓發售，如有更動當以款到時本社門市價目為準，西風及家定戶註明定單號碼者一律八折優待。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提燈的女人

選編者 家編輯部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家雜誌社

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香港高陞街四十八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712
302325

307-25

